



復

巴大葉著
陳錦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活

$$\frac{842}{1004}$$

C1

Henry Bataille 著
陳綿譯

復

活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托爾司泰是一個世界的文豪，用不着我們介紹。「復活」更是一個著名的傑作，很少的人不知道尼克呂多夫犧牲一切去救一個墮落女子的靈魂，使牠復活的故事。當托爾司泰寫這部小說的時候，他已經到了他文人生活中最鋒芒的一個時代；在那時他思想的轉變也已經到了一個堅絕的階級；他的作家的態度同他私人的生活都隨着復活的完成同時完成了。他把以往對於純藝術的贊賞，對於創作的快樂，對於一切文藝的感動，對於詩，對於畫，對於一切文人們所公認的純潔高上的泉源，是完全看透了。他不願意作這種祇顧到美而不顧到真與善的工作。因為托爾斯泰那個時候是被社會種種的不公平，被人類所受的苦痛，被世界上一切刺心的問題所深刻地感動，所以他決不肯再描寫或研究任何生活，去專為作一種客觀的好奇，或是為個人的名氣。他那個時候，是抱定了改善人心，改良社會的宏願。他覺得一個文人不應該對於人的各種問題漠不相干。他以為即便是些天才的著作也是無用的，或者還許是有害的。當他在寫「復活」的時候，他已經變成一個社會的改良者，人類的恩人。「復活」的發表，會驚動了全世界的文壇，使人看出托爾斯泰的思想轉變。他那時的天才、毅力、性格完全的改換一條道路。「復活」好像一道深溝，把他以前純藝術的大小說家的生活，同為社會謀福利為人類求真理的哲學家的

生活分開了。在這個「復活」的小說裏，包含着人類所有的苦痛，社會所有的矛盾。那裏面，可以說把人羣中所有的角色，都使他們活動起來，各自象徵着他們的弱點，他們的醜態。這個小說在出版以後，曾有許多的文人想要把它移到舞臺上來，可惜這個書裏的材料太豐富，使人無法入手，所以一般劇作家都有望洋興歎之慨。

一千九百年，就是在這我們二十世紀開端的頭一年，一個法國的青年劇作家昂里·巴大葉氏（Henry Bataille）居然有這種勇氣，把他編成了劇本。當時先得到的便是托爾斯泰的驚異，也可以說是一般劇作家的驚異。因為這種工程，無論是原著者，或是戲劇專家，都以爲不可能的。等到一九〇二年九月十四日在巴黎歐戴昂（Odéon）國家話劇院首次公演的時候，得到了一切批評家的贊許，托爾斯泰也極力稱贊這個青年劇作家的天才。這個戲的好處，是在他很忠誠的守着原著中述事的次序，把他分爲六段。在序幕中他描寫少女格蒂沙純真的愛情，寫尼克呂多夫親王怎樣被貴族社會所傳統下來的風流習慣所推動，造成了一個悲劇的泉源；就是他同格蒂沙發生了肉體的關係。

第一幕是序幕以後十年的事情。親王尼克呂多夫在陪審官席上認出了格蒂沙。可是那時她已經在瑪司羅花的名下當着妓女，並且被人誣告殺人。親王在與衆陪審官商議案情的時候，就想要救她。可是，終於因為陪審官的愚蠢，把她判了二十年的徒刑。

第二幕，親王更覺得他對於因為他而墮落的女子，應負相當的責任。又因為他見到了貴族的生活之浮淺與

虛假，他就毅然同他貴族的未婚妻解除了婚約。

第三幕裏，我們可以見到了瑪司羅花墮落的真相。尼克呂多夫在這裏感覺到不但要救瑪司羅花的肉身，而且還要救他的靈魂。因為他認為瑪司羅花靈魂的埋沒，也是他一個人的罪。

第四幕，尼克呂多夫使瑪司羅花換個較好的環境，把她接置在一個醫院裏。在一種誤會中，他曾經一度失望，以為瑪司羅花的靈魂是不可救了，因為他相信了一個醫生說她不規矩的謊話。但是他還繼續的作應作的工作。

第五幕，是在西伯利亞。瑪司羅花想要同她的一個難友結婚。尼克呂多夫乍聽之下甚為灰心。等到聽出瑪司羅花是因為愛他所以纔這樣做的理由，他纔明白了瑪司羅花寧願犧牲自己，而不願連累了他一生。尼克呂多夫那時候的心理，是又悲傷，又喜悅。悲的是，他找到了他以往的愛情，然而需要捨去；喜的是，瑪司羅花已經知道了原諒，知道了犧牲，可以證明她的靈魂是復活了。

這個劇本，既然能够把故事很有力的述說出來，同時又把原著中對於各種社會的描寫，很詳細的演出，使我們感覺到這不是一本像平常有一兩主人翁的戲，而是一齣我們全人類的戲。

中國旅行劇團在廿五年三月五日首次在天津新新戲院把這個戲演出。當時各朋友為這個戲的實現會用過極大的努力，我在這裏誠懇地向他們道謝。他們那一次每人都兼擔着幾個不同的角色，而新新戲院主人韋羅卿先生也使他的幼子韋寶鑫先生給我們幫忙；因為登場的人物太多而我們的演員不够分配的原故。他們都很

勇敢地盡了他們的責任，真使我欽佩，感激！

我現在把那次演員們在每幕擔任的角色表，同劇情的詳細說明抄在後面做爲這個序文的結束。

一 演員在每幕擔任角色表

序幕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第四幕	第五幕
吳靜	女總管	貴族夫人	老女囚	看護主任	老女囚	
趙慧	親王姑母	那達沙	美人	看護婦	慈心女囚	
童毅	小女僕		紅髮女		中年女囚	
蔣弈	老女僕		帶兒子的女囚		女商一	
唐若青	姑母養女		瑪司羅花即格	同	同	
章曼蘋	親王姑母		蒂沙			
程辰	親王姑母	密細小姐	飛多夏	飛多夏	女商二	
李景波	老人家	同	女囚		老囚	
戴涯親	王	同	同	同	同	
	尼克呂多夫					
	陪審官中之老者					
	只有後臺一句話					

張	任	陶	徐	葛	譚	姜	吳	曹	李	章
炎	蓀	金	叔陽	鑫	汶	明	景平	藻	小雲	寶鑫
法院司事	(一)課長聲 (二)	軍人	(一)院長聲 (二)	尼金	陪審官一	陪審官二	教授	商人	陪審官中之公司 辦事員	陪審官長 陪審官四
					葛洛騷			法官		
獄卒		尼金	駝背女囚	賣酒老嫗	溺子女囚					小孩
醫生		尼金	練習生					醫院長		
徒囚二	軍官一	因徒受刑聲	徒囚一	鄉人	病囚	西孟松	徒囚三	軍官		小孩

二「復活劇情」

序幕

序

五

親王帝米梯，尼克呂多夫是一個浪漫的青年。他在從軍到土耳其打戰的前一夜回到最愛他的兩個獨身的老姑母家裏來。老姑母們有一個養女，叫格蒂沙，領洗的小名又叫格特林。親王很喜歡她，她也純真地愛親王。這一天正是復活節，乍見復別，在悲哀的情緒中，禁不住親王的誘惑，貞靜的格特林作了帝米梯王爺的情婦。

第一幕

十年後有一次親王被選做法庭的陪審官。審的是妓女瑪司羅花毒殺商人的案子。在妓女的口供中發現了這個墮落的女子瑪司羅花就是從前純潔的小格蒂沙，小格特林。他又知道了當十年前他走後格蒂沙因為有了孕被他的姑母們趕走了。格特林從此墮落又墮落，到了作妓女的地位。親王看案情知道她是沒罪，在陪審官會議時極力替她辯護。可是陪審官們人多口雜，終於判了她二十年徒刑。尼克呂多夫痛心極了，覺得他對於格蒂沙的墮落應負責任，所以他決定了去救她。

第二幕

尼克呂多夫在那個時候，已經同高查金郡主夫人的女公子密細小姐定婚。他既然想盡全力去照管一個別的女人，覺得不能夠不把他同密細小姐的關係做清楚。他嘗晚到了高查郡府，看那裏貴族社會的膚淺與固執，愈加

使他感覺到他以前的生活之無意識。他對密細雖然不無好感，然而他終于同她解斷了婚約。

第三幕

莫斯科女監獄裏面的痛苦使無罪的瑪司羅花非常憤慨。難友中有一個少女名叫飛多夏倒很知道安慰她。這一天尼克呂多夫親王親自到獄裏來看她，可是她把往事已經在她這十年來的苦痛中忘掉了，所以見了親王時她只拿他當一個嫖客似的看待，同他要些錢花。等到親王同她追述往事的時候，忽然間引起了她的怨恨，把尼克呂多夫臭罵一頓。親王更感覺到他不但要救格蒂沙的肉身，而且對於她的靈魂的埋沒也負着莫大的責任。他於是把使瑪司羅花的靈魂復活當做他終身的使命。

第四幕

尼克呂多夫想先叫瑪司羅花改換一個環境。他把她同她的好友飛多夏安置在監獄醫院裏當看護婦。那裏有一個混蛋醫生，以為瑪司羅花既是妓女出身一定容易上手，沒想被她拒絕了。他老羞成怒要加以強暴。剛巧這個時候醫院長來了，他就誣賴瑪司羅花賤性難改，屢次同他挑逗。院長信以為實，決定把她送回獄去。等到親王知道了他很傷心，瑪司羅花把苦忍在心裏，也沒加解釋。不過親王既然要救她的靈魂決定要救到底。

第五幕

親王替瑪司羅花進行的上告沒有成功，究竟被發送到西伯利亞去了，親王也隨了她去。瑪司羅花是被派在一隊革命罪犯裏面。這裏面的人都很看重她；因為她整日勞作，待人忠誠。罪犯裏面有一個義士西夢松，對她發生了深摯的感情。這一天親王來了，西夢松把他要向瑪司羅花求婚而瑪司羅花有意嫁他的事告訴親王。尼克呂多夫心裏愈加失望，覺得他想以感化的力量去求一個埋沒的靈魂的復活是失敗了。這個時候他接到了瑪司羅花特赦的命令，他把這消息告訴她，並且當時間她究竟是嫁他還是嫁西夢松。瑪司羅花毫不猶疑地說要嫁西夢松。但是她的聲音她的眼光都在那裏說她愛的是親王。所以當尼克呂多夫鄭重的問她的時候，她禁不住痛哭起來。她說她所愛的只有親王，但不願使親王因為她毀壞了他的前程。西夢松究竟是個義士，她很可以得一個好結果。親王聽了這個話心中又悲傷又喜悅，悲的是要與瑪司羅花從此分手，喜的是瑪司羅花竟知捨己成人，可以證明她的靈魂確是復活了。這一天趕巧又是耶穌復活節，他們也就在衆信徒呼喊耶穌復活的聲中永別了。

陳綿 二十五年七月在北平

復活

初演年代 一九〇二

類別 段落記事劇 (Episode dramatique)

散文的 五幕帶序幕

登場人物

序幕

瑪多巴 (老女僕)

小女僕

摩特那 (女總管)

素尼阿 (親王之姑母)

樂拉 (親王之姑母)

尼克呂多夫 (親王)

登場人物

格蒂沙 (姑母之養女)

第公 (老家人)

第一幕

法院司事

庶務課長的聲音

法院長的聲音

法警甲

法警乙

陪審官一

陪審官二

陪審官三

復 活

陪審官四

教授

商人

陪審官長

軍人

公司辦事員

尼克呂多夫

尼金

瑪司羅花的聲音

第二幕

高查金夫人

密細（高查金之女，親王之未婚妻）

葛洛騷（貴族）

二

那達沙（尼克呂多夫之姊）

義尼阿帝（尼克呂多夫之姊丈，法官）

尼克呂多夫

第三幕

瑪司羅花（即格蒂沙）

飛多夏（瑪司羅花之難友）

美人（囚犯）

紅髮女（囚犯）

老女囚

帶兒子的女囚

小孩

溺子者（囚犯）

女囚

駝背女囚

賣酒姬

獄卒

尼克呂多夫

尼金

第四幕

尼克呂多夫

尼金

練習生

醫院長

兀司狄若夫醫生

瑪司羅花

飛多夏

登場人物

看護婦

看護主任

第五幕

女商一

女商二

徒囚一

徒囚二

徒囚三

老徒囚

老女囚

中年女囚

瑪利亞（慈心女囚）

克利左夫（病囚）

復活

小孩

瑪司羅花

西夢松（仗義的囚徒）

尼克呂多夫

軍官長

軍官

鄉人

徒囚受刑聲

序幕

復活節之夜

貴族別墅一寢室，左邊有床，有門通浴室，右邊有
出入門。正面大窗，可以看見園子及鄉間的雪景，月
色甚佳。

第一場

瑪多巴：

小女僕

瑪多巴

把茶壺放在桌上，去鋪床罷。等一等，我來幫你。

小女僕：

序幕

不用，你憩着吧。

瑪多巴：

我的手並不是不能幹事了，只是我的腿不受用，
真沒法子……噫，要不然我也同他們到教堂去了
……今年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沒有參加復活
聖禮……教堂還沒有敲復活鐘哪罷。

小女僕：

沒有，我沒聽見。

瑪多巴：

鐘幾點了？差十分十二點……呵，孩子！還有十分
鐘耶穌就復活了……今天天氣好不好哇？……哎，

夜色真美極了！姑太太們是坐帶篷的車去的麼？

小女僕：

是的。

瑪多巴：

那就是了……這兩位老小姐的歲數要是着了

風可不是玩的。

小女僕：

瑪多巴，你瞧你說起來就沒有完啦，我看天不早

啦，您還是去憩着去罷，我同第公等着主人們足行
啦。

瑪多巴：

我不去睡，我還等着大家回來接吻呢，水瓶裏有

水了麼？手巾什麼的也預備好了麼？（鐘聲）

（聽見教堂鐘聲）

呵！

小女僕：

耶穌復活了！

瑪多巴：

真個的，耶穌復活了！

（彼此接吻後，又去工作。）

教堂的聖禮要完了……主人們的床我都鋪好

了，你來看看他這兩個箱子有多好看！一棧就這麼

大了……我來的時候那小帝米梯纔這麼高！現在

居然也有了小鬍啦！我那裏還認識得他，要不是他

老媽媽老媽媽的叫起來，我還當是那裏來的大軍

官呢？認得這箱子上的兩個字嗎？D. N. 帝米梯尼克

呂多夫。

小女僕：

真得他明天就走嗎？

瑪多巴：

可不是，他只能在這裏住一天，他是來看看他的

索尼阿同樂拉姑母，因為明天他就要同他的軍隊

開拔去打土耳其去了。

小女僕：

同土耳其打仗，哎喲天哪，那麼說我們現在是同

外國打起仗來啦？他什麼時候纔能再回來呀。

（外面有人喊格第沙！格第沙！）

瑪多巴：

好，總管來啦。

小女僕：

他又同格第沙生氣了。

序幕

瑪多巴：

她這麼大歲數真是好嗓門，整天喊到晚，除非她

睡着了，大家纔得安靜。

小女僕：

睡着了，打起呼來也安靜不了。

第二場

同上，加摩特那。

摩特那：

（在外面）格蒂沙。

（進來，頭上結許多小帶）格蒂沙到那兒去了。

瑪多巴：

到教堂去啦！摩特那，主人們帶了她一同坐着車

去的。

復活

摩特那：

坐車去的！

小女僕：

穿着白衣裳。

摩特那：

這麼個野孩子也坐起車來了！

瑪多巴：

（低聲向小女僕說）

你聽罷，她唧噥起來該沒完了。

小女僕：

她唧噥她的，我不怕她那一套。

摩特那：

你這個小東西，唧噥什麼？你還不快做活去，在這

兒翻帝米梯的東西做什麼？

小女僕：

（很狡猾的走上前去）

耶穌復活了。

摩特那：

（機械的吻她）

真個的，耶穌復活了。

（旁白）

這個壞丫頭。

（高聲）

好了快去做活去吧！……真是沒有影子的事，格

第沙也坐起車來了！

第三場

瑪多巴

瑪多巴：

摩特那

格蒂沙坐車，用你生這麼大氣幹嗎？

摩特那：

這個丫頭將來非在咱這裏爲了王不成，主人們真不應該待她這麼好，你看她美得還像樣子麼？以前收她的時候是她要當丫頭的，你看現在都快成小姐了。

瑪多巴：

你別這們生氣，行不行，你看我們兩個人也都老了，將來這裏的事也總得有個人替你管一管哪！

摩特那：

一個喂豬的私生女，要沒我早在糞坑裏死了！

瑪多巴：

序幕

人家現在就居然同主人們坐了車啦，那有什麼法子呢？那是人家的命……

摩特那：

帝米梯也坐車子去的麼？

瑪多巴：

不，他是騎着馬去的，

（看窗外）哎，您瞧村裏這些燈呵……多好看呢！你看那兩個跑的很快的燈，準是小姐們的馬車，可不是麼！我都聽見鈴響了。

摩特那：

對了，你去接他們去吧。

（瑪多巴下）帝米梯愛喝熱茶。

（摸摸茶壺）好，茶很熱。

（走到聖母像前祈禱。）

五

復活

一個聲音——你在前頭走罷。

又一個聲音——親愛的，留神台階。

尼克呂多夫——知道的，姑母，我還記得。

(尼克呂多夫與兩姑母上)

第四場

尼克呂多夫

素尼阿

樂拉

摩特那

素尼阿：

你看這是你的屋子，你做小孩時候的屋子，一點

我們也沒有更動。

尼克呂多夫：

真的一點也不錯，素尼阿姑母。

六

樂拉：

你看你的床，你的桌子，聖母像……

摩特那：

(極莊嚴的走到尼克呂多夫面前)耶穌復活了。

尼克呂多夫：

我知道，我知道了，摩特那！哈哈！

素尼阿：

你為什麼笑啊！帝米梯，難道軍隊生活就使你丟

掉了宗教的思想麼？

尼克呂多夫：

不是的，姑母，不過這些俗語，我不大習慣了，從一

點鐘以來告訴我耶穌復活的人恐怕要有一百

人了。

索尼阿：

你知道舊禮在耶穌復活節大家無論認識不認識都要慶祝同接吻，我們這裏是很守舊禮的。

尼克呂多夫：

是的，是的，我知道，請您原諒我方纔的笑，在城裏這些舊禮差不多都忘了。

（在屋中行走）姑母真是一幌就是三年，可是三年來什麼都沒有變，您二位還是這樣的康健。

樂拉：

我們沒變，可是你變了，你看你這身軍裝，我們都不敢認了，是不是摩特那，再說你又留下鬍子。

尼克呂多夫：

（笑）留鬍子，這是從我回來，除去了耶穌復活以外，所聽見的最多的話，坐了軍官照例是留鬍子

序幕

的，這有什麼法子呢，哈哈。

索尼阿：

（查看床）兩床被够了麼？親愛的？

樂拉：

你要不要煖壺？

尼克呂多夫：

不要，不要，什麼也不要，姑母，您二位今天到教室去了吧。

（有人打門）進來。

（瑪多巴上）什麼事？

瑪多巴：

是村裏人給您拜節來了。

尼克呂多夫：

好，我去見他們。

七

復活

衆人聲：

(瑪多巴，尼克呂多夫同下，餘人整理床鋪，窗簾)

(外面多人的聲音，耶穌復活了，我們給主人拜節，接吻聲。)

尼克呂多夫：

(在外面)好，謝謝你們，明天見，

(上，手中拿着一個彩蛋。)

這些老鄉人真是又純潔又真誠，有一個老頭他

吻了我三次，姑母您看這個彩蛋好不好？

索尼阿，樂拉，摩特那：

(同白)真好，讓天主給你降福。

尼克呂多夫：

(看桌子)誰想到這就是我做論文的桌子，這就是我所用的紫墨水……哎呀時光真快呀！

樂拉：

帝米梯想起你要去打仗，我們心裏真難過呀！

尼克呂多夫：

快不要這個，過六個月我一定回來，在這裏長久地住下來，還像從前一樣，我唸小說給你們聽，要不然我們就打小牌，你們看好不好？

索尼阿：

妹妹，你聽見了沒有。

樂拉：

那可好極了，你不短什麼了罷……呵，熱水，摩特

那你去叫格蒂沙來！

摩特那：

(在外喊)格蒂沙！格蒂沙！

格蒂沙的聲音：

來呀來呀！

摩特那：

（在外面）你去叫第公打一點熱水來。就回來，

主人們叫你還有事哪。

格蒂沙的聲音：

嚶，我就來。

尼克呂多夫：

索尼阿姑母，你知道我還去看了我的那個小河

同我釣魚的小船，樂拉姑母你來，看今天的月色多

好哇！

（格蒂沙盛裝上。）

第五場

同上加格蒂沙。

序幕

索尼阿：

你看她長的多大了！完全改了樣子了罷。

尼克呂多夫：

一點沒有，還是我們的小格蒂沙哩，衣服真漂亮

呵！

格蒂沙：

因為今天是復活節呵！

索尼阿：

（拿鑰匙給格蒂沙）格蒂沙，你去開開我的櫃

子拿一塊法國胰子來。

格蒂沙：

好的，乾媽。

（跑下）

樂拉：

復活

是的，我們想讓她這麼叫，親熱一點……你知道現在是她晚上給我們唸小說……這孩子真聰明，真可人痛，所以素尼阿說不拿她當僕人看待了。

素尼阿：

真的，這孩子真本事，又能做活計又會做菜，我們真喜歡她。

（第公拿茶壺上）

第六場

同上，少格蒂沙加第公。

尼克呂多夫：

呵，我的老第公，等我自己來罷。

第公：

小主人，侍候你真是樂事！

尼克呂多夫：

好吧！你擺在屋裏去罷。（第公進左門）這回我可要禱二位姑母晚安了。現在已經一點鐘了，請姑母快去睡覺罷。

素尼阿：

你早晨喝什麼，還是喝茶麼？

樂拉：

好似你上次來，也很喜歡咖啡牛奶是不是？

尼克呂多夫：

好，就算咖啡牛奶罷……（吻手）素尼阿姑母

晚安，樂拉姑母晚安。

素尼阿：

親愛的，好好地睡，有你在這裏我們也睡得安適了，來呀！妹妹！（同下）

第七場

尼克呂多夫，第公，後來格蒂沙。

尼克呂多夫：

第公你來幫助我收拾東西罷。你家裏的人都好哇？

第公：

（開箱子）上天保佑都好，謝謝您。

尼克呂多夫：

你的孫子們都好麼？

第公：

都好，謝謝您，只是伯樂剛，您知道我們那個老馬。

尼克呂多夫：

呵！怎麼樣？

序幕

第公：

去年死了。還有我們看家的那個狗也老的叫我擔心，你都要拿什麼東西呵？

尼克呂多夫：

是的，你只把襯衣同化妝匣拿出來好哇！

第公：

化妝匣是這個麼？

（舉起一個小匣子）

尼克呂多夫：

（笑）這個呀？我的老第公你猜猜看是什麼？

第公：

這不是一個小匣嗎？

尼克呂多夫：

匣子是匣子，不過這裏面裝的東西可寶貴極了。

第公：

怎麼，是珍珠鑽石嗎？

尼克呂多夫：

是女人們的情書，哎呀我的老第公，這裏面的玩藝可太多了。

第公：

可不是，您真是一個花花公子了。

尼克呂多夫：

那有什麼法子，大家不都是這個樣子麼？

（開匣子）你看這是一個法國公使夫人的信。

（有人打門）我知道這是誰，等一等。

（把寢衣穿好）好，進來吧。

格蒂沙：

對不起，是主人們叫我給您送您最喜歡的玫瑰

胰皂來了。

尼克呂多夫：

謝謝您，謝謝您格蒂沙！

第公：

你瞧小主人都自己帶着呢，你看這些，刷子梳子都是銀子同象牙的呢。

尼克呂多夫：

格蒂沙你同我的姑母們說我謝謝她們。

格蒂沙：

（把胰皂包打開不自然的）

這個胰皂擱在那兒呀？

尼克呂多夫：

你給我罷。

（聞）

哎呀真香，玫瑰的清香……我能又看見你，我真歡喜極了，格蒂沙你同我就不說什麼嗎？

格蒂沙：

（走到門邊微笑做小鞠躬）

我歡迎你回來，帝米悌王爺！

（跑下）

第公：

（笑）

這個孩子，她臉紅了，你看見了麼？

尼克呂多夫：

真是的，這裏只有純潔，天真，這個玫瑰的香氣，使

我想起來過往的甜蜜而乾淨的生活……呵，第公

我剛纔說什麼來着？

第公：

序幕

你正在說法國公使的夫人

尼克呂多夫：

對了，我的豔遇多極了，第公你們是意想不到的！我同人決鬪至少有十幾次了。

第公：

決鬪？

尼克呂多夫：

決鬪，對了。吃我的醋的人還真不少，俄國的貴族，外國的皇室，在城裏，在鄉下沒有一個地方是我沒有過故事的，你看這一包是一個歐拉白的女明星給我寫的。

第公：

歐拉白是什麼玩藝兒呀？

尼克呂多夫：

復活

是一個唱歌的戲院，凡是一個有名的城一定有一個歐拉白，凡是一個歐拉白我總有幾個女朋友，哈哈！生活如此，那有什麼法子。

第公：

對了，每人有每人的生活，帝光和王爺，你的生活正在開始，但求天主降福。

尼克呂多夫：

好了，好了，你也睡覺去吧，我不用什麼了。

第公：

王爺，晚安。

(下)

第八場

尼克呂多夫自己，

尼克呂多夫：

(想，聽，捨不得睡，聞胰皂。)

有人上樓，不是，是一個男子的聲音，他下樓去了，外面關大門了……上栓了。哎呀！院裏有人……沒有哇……呵有的。

(低聲的叫)

格蒂沙……

(靜)

格蒂沙？呵，是你……你來，我要叫你做一點事情。

(他把枕頭弄亂，停一會，格蒂沙進來了)

格蒂沙你來幫幫我吧？我的枕頭套不上了你看……

第九場

尼克呂多夫

格蒂沙

(尼克呂多夫等格走到了床邊收拾枕頭時，猛然吻她的頸。)

格蒂沙：

(回身。面色白了。)

你做什麼，你想怎麼樣？帝米梯王爺，這可不好。

(尼克呂多夫攙了她)

你放開讓我走吧！

尼克呂多夫：

你聽着，你在房裏是一個人睡是不是？

格蒂沙：

你怎樣啦？你問這個幹嗎？你放我，你放我呀？

(哭)

尼克呂多夫：

序幕

(鬆開她，退後)

格蒂沙您別哭，我錯了，對不起請你饒恕我罷……我並不是有意同你爲難。格蒂沙你不愛我了嗎？我這次回來雖說是來看我的姑母，可是真實說，我是看您來了，因爲在去打仗之前，我總想看一看以前使我那麼樣幸福的你。今天下午下火車的時候，我頭一個思想就是怕您已經離開我的姑母家了。等到了家裏，我又不敢立刻就問你在什麼地方，心裏真是着急。還好，忽然間我聽見你在樓上同人說話的聲音。那時候我的心幾乎跳了出來，覺得屋裏比以前也亮了，因爲我知道你沒走，你還在我家裏。以後又聽見你走路的聲音，我是認識你的腳步的。等到後來你進來了。格蒂沙你還是同從前的格蒂沙一樣地美麗純潔，只是眼睛比從前更大了……

難道你，你就不想我了嗎？

格蒂沙：

我幹嗎不想你呀，帝米梯！我曉得你回來了的時候，我的心也是跳的不得了……可是我不敢就去見你，因為我唯恐你的姑母看出我的臉紅……

（低頭）

尼克呂多夫：

你看是不是，我們的兩個心同時在跳，這三年來我成了一個大人了，我經過許多的事情，可是我總沒有忘了你。你知道在我愁悶的時候，在工作不順利的時候，我就想一想我的格蒂沙同他的白圍裙，那麼我的一切的苦惱，就逃走了，不見了。

格蒂沙：

我也總沒忘記了你帝米梯王爺。

尼克呂多夫：

我剛纔見了你，好像我整個的童年都沖到我的心上來了，我的血熱極了，恨不能立刻就同你談談。可是那個時候我只能看看你的臉，聽聽你的笑。剛纔你會經驗紅過一兩次，真是美麗極了，格蒂沙，我的小格蒂沙！你不要怕，你坐一會吧。我同你發誓，我現在一定老實了。

（把手背在後面。）

格蒂沙：

我並不怕。

尼克呂多夫：

那麼好，你坐一坐吧。

格蒂沙：

我不知道應該不應該。

尼克呂多夫：

是我請你坐，你不要拘禮好了。

格蒂沙：

（慢慢坐下搖著頭）

這樣合規矩嗎？

尼克呂多夫：

什麼合規矩不合規矩，我覺得一切都美極好極

了，我真愛你……你剛纔坐着車喜歡麼？

格蒂沙：

喜歡。

尼克呂多夫：

你知道是我叫素尼阿姑母這樣做的……在教

堂的時候你沒有看我爲什麼？

格蒂沙：

序幕

我不敢。

尼克呂多夫：

可是我儘看你了，你知道你那個時候，真是美麗極了，在神父走到門前向松樹祈禱的時候，你就像一座玉雕的神像，我感覺到我是微小極了。因爲香煙火光，還有耶穌復活的呼聲真是莊嚴偉大。不過怎麼莊嚴偉大，總也趕不上我的格蒂沙的白衣服，紅帶子，黑頭髮。我覺得教堂的盛會，天時的暖和一切一切好像都爲的是我的小格蒂沙！

格蒂沙：

小格蒂沙讓你這樣喜歡，她真是幸福極了，可是她並不像你所說的那麼美呀！

尼克呂多夫：

一點也不錯，她的美還不止我所說的那樣，格蒂

沙你還記得那一年村裏開慶祝會的事麼？

格蒂沙：

記得。

尼克呂多夫：

那一次我們倆賽跑。一二三！我們就跑起來。我只

聽見後面你的綢裙子的聲音。

格蒂沙：

是的你跑的那麼快，我早就趕不上了。

尼克呂多夫：

對了，你說罷好像你記得比我還真。

格蒂沙：

是的；以後我就跑在一排小樹底下藏起來。

尼克呂多夫：

我看見了，就追了過去。可是我忘了那裏地勢的

高低，是誰掉在亂草坑裏了？

格蒂沙：

是你，呵帝米梯！不過你很快的就上來了。

尼克呂多夫：

是你把我拉上來的，你還記得你同我說的話麼？

格蒂沙：

不記得了。

尼克呂多夫：

你說，你墮落了，以後呢？

格蒂沙：

以後我就走近你，看你絆着了沒有，可是在我整

理頭髮的時候……

尼克呂多夫：

怎麼樣？

格蒂沙：

好像你吻了我一下。

尼克呂多夫：

對了，不過格蒂沙那次我吻的是你的唇。

格蒂沙：

帝米梯，你那次的行爲很不好，不過我並沒有嫉
妬你。

尼克呂多夫：

（摟了她）

我的愛神……（打呼聲）

（忽然聽見一個聲音離開）

你沒聽見麼？

格蒂沙：

我笑你不知道這裏的習慣，你知道這是什麼聲

序幕

音麼？……是樓上老總管的打呼。

尼克呂多夫：

（笑）

原來是她呀，嚇我一跳。

（把燈吹息，拉她到窗前）

你看今天的月色多美呀。

（開窗）

沒有人能看見我們了，你不要怕……你聽，河開
凍了，這是冰塊子的聲音……。

格蒂沙：

這是春天了，帝米梯。

（他們向外看）

尼克呂多夫：

你聽雞已經叫了，許多雞都應和牠，自然真美呀！

一九

你看那些後面怎麼還有許多人哪？

格蒂沙：

那是遠村的人到這裏參加復活聖禮的。他們要圍着火唱一通宵，等天明纔回家去呢。

尼克呂多夫：

我知道了，圍着火大家都唱一個關於自己名字的歌唱的時候還要許一個願。

格蒂沙：

這種靈極了，當年一定會應驗的。

尼克呂多夫：

那麼好你把關於你小名的歌唱一回我聽聽，你唱的時候也要許一個願。

格蒂沙：

我不唱……不要吵醒了你的姑母。

尼克呂多夫：

你低低的唱好了，在我的耳朵裏唱好麼。唱那個關於你的小名格特林的歌。

格蒂沙：

(低唱)

格特林，格特林，輕快似飛禽！

飛禽請您別遠行！請您別遠行！

有心終久能見面。不待來年再結冰！

冰，冰，冰，冰，冰，

有心終久能相見，

不待來年再結冰，

冰，冰，冰，冰，冰，

尼克呂多夫：

你許了願麼，我的小格特林？

格蒂沙：

我許過願了帝米梯！

尼克呂多夫：

復活節還有一個習慣你知道麼？就是十二點鐘以後大家接吻，在脣上接吻，因為今天大家都是平等的。

格蒂沙：

不對，家人可以親嘴，外人只能親頭。

尼克呂多夫：

好，你把頭給外人親一親罷。

（格送頭過去）

格蒂沙：

請親罷。

尼克呂多夫：

序幕

不過我的小格特林的頭太小我的嘴又太大了，

我就是親你頭，恐怕也要連上你的嘴。

格蒂沙：

我是拿頭給你親的噢……

（她把頭一揚，他們接一長吻，遠處有鄉人歌聲）
我們這是做什麼，我怕的很！帝米梯你叫我去罷！

尼克呂多夫：

格特林，我的心實我的意誠，我愛你，我太愛你了！

格蒂沙：

（哭）

可是你明天就走了，我們或者是永遠不能見面了……這太不好了，帝米梯，你讓我走罷。

尼克呂多夫：

好，要走你就走罷。

復 活

(把兩臂張開)

格蒂沙：

我要走，我一定要走的……

(說話時她靠緊尼克呂多夫不動了。)

三二

外面鄉人的歌聲攙和着呼聲：
耶復蘇活了！耶蘇復活了。

(序幕完)

第一幕

陪審官會議

莫斯科法院陪審官會議廳，中間有長方桌，椅子十二把，正面有門通法庭，右面有窗，左面有門。

第一場

法院司事，庶務課長。

法院司事：

鉛筆都修好了，紙也預備好了，水瓶裏的水也有了，得什麼也不缺了。

庶務課長：

（推左門而不進來）

第一幕

一切都預備好了麼？

法院司事：

（走近門）

都預備好了，我說課長今天審的是什麼案子呀！

庶務課長：

怎麼你不知道麼？是瑪司羅花的毒藥案。

法院司事：

呵，嗎司羅花我想起來了，就是報上登的那個毒

死商人的那個妓女呀！

庶務課長：

對了，快退庭了，你聽着點兒吧！

二三

復 活

(關門下)

法院司事：

(開法庭門)

聽一聽快完了沒有。

法院長的聲音：

諸位陪審官們！要知道社會治安的責任，完全在諸位身上，你們要拿出你們的高貴而嚴厲的威權，把這些社會上為害的與病態的份子打掃乾淨，你們要知道你們所發的誓願……(關門)
快了，這就完啦。

(開大門，兩個執刀的法警分在兩旁十二陪審官上。法警關門下)

第二場

二四

陪審官們

(大家進來，有些個伸腰伸腿的，有些個長呼吸的。)

陪審官(一)：

吃一支煙吧！

陪審官(二)：

謝謝。

教授：

法院長的結論說得真精彩。

商人：

精彩不精彩我不知道，反正我的罪是受够了，坐在那一動也不能動，這種陪審官的制度也不是誰興的玩藝？

軍人：

可不是，我覺得這種職務比帶兵打仗還難過，我的腿都麻了……

陪審官長：

諸位！我們全體都在麼？請就座吧！

陪審官（二）：

我請求再站立一分鐘！

商人：

（向陪審官說）

我是一個買賣人，我叫巴拉闊夫，請你多照顧！

陪審官（二）：

呵！是的久仰，久仰！

教授：

（向尼克呂多夫說）

對不起你是帝米梯尼克呂多夫親王麼？

第一幕

尼克呂多夫：

不錯，是的，沒領教……？

教授：

您大概不記的我了，我是卡西墨在日穆那大學

當教授，兩年前在博物院見過您一次。

尼克呂多夫：

呵！記起來了。

教授：

這麼說，您這次也輪着作陪審官了！不過是王爺，

您很可以聲明不出席呀？

尼克呂多夫：

我向來沒有過這樣的意思。

教授：

您這樣尊重公民義務，真可佩服極了，又受渴又

二五

受餓一幹就是一整天，真把人給累死。

陪審官(一)：

我倒不覺得累，因為我剛纔睡了一大覺。

陪審官長：

諸位，現在宣布開會。

(大家走近長桌)

商人：

這個小娘們沒罪，我主張無罪釋放。

陪審官長：

對不起，您不要太忙，釋放或是判罪那是法官們

的事，我們管不着，我們的責任是說這個妓女瑪司

羅花是否與畏罪自殺的妓院老闆包氏同謀在妓

院毒死商人司密口，我們只能說是或不是。朋友你

明白了麼？

商人：

這一套法律的規矩我滿不知道，我只道殺人的

一定是那一個老傢伙，當逮捕他的時候她畏罪自

盡了，這是天理昭彰。至於這個小娘們她准沒罪，不

用看別的，你們只看她滴溜溜的那兩個大眼睛，就

可以知道她是好人。

(大家笑)

陪審官長：

朋友！說話請尊重點。

陪審官(二)：

我們要好好好的研究研究。

陪審官(四)：

對了，我贊成。

陪審官(一)：

教授：
我真不明白他爲什麼殺人。

據我看全部問題都在化驗胃汁的結果。

公司辦事員（以下簡稱「辦」）

我看殺人的原因是圖財，這個妓女的口供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商人：

矛盾，那是因爲檢察官一拍桌子把她駭傻了。你不信那天你也讓檢察官們問你一問，看你矛盾不矛盾。又矛盾了又！

（大家笑）

陪審官長：

（打桌子）

諸位！請大家坐下安安靜靜地討論。

第一幕

辦：

（大家入坐）

這羣妓女沒有一個是好東西，有一次我同着一個朋友去打茶圍……

（大家反對）

陪審官長：

請大家不要說題外的話。

軍人：

（站起來）

主席，諸位陪審官，我有一件重要的事報告……我有一個朋友同我一樣是一個軍人他名字叫做奴不拉司基，好，有一次他僱過一個老媽子，一個小老媽子同瑪司買花一樣，以前做過妓女，好，我在我的朋友家裏看見過她有好幾十次……好，有一天

二七

我的朋友忽然發現他把一個銀調羹，兩把銀叉子都不見了好……

陪審官長：

軍長，對不起，這也是題外的話不要談了吧。

教授：

對，你要說就請你說本題的話好了。

軍人：

主席，您阻止我發言可以，不過這位教書匠這樣無禮向我說話，我不能接受。

教授：

我並沒有無理呀！

軍人：

我認爲你是侮辱軍人！

教授：

軍人：

軍人不軍人的與本案有什麼相干！

有什麼相干，我認爲這正是關於我們全體軍人的案件，你們諸位要知道嫖妓院的以我們軍人佔大多數，妓院裏出了人命案子，這正是我們全體軍人的一種危險，所以我主張必須嚴厲的地處置這個案子；因爲這次只殺了一個普通商人固然不要緊，不過以後萬一殺害我們軍人那豈不糟糕……

商人：

什麼普通不普通，呵普通商人就不要緊麼？你知道我就是一個普通商人。

軍人：

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勸開）

陪審官長：

（打桌子）

諸位請討論本題呀，我們在這裏盡公民的天職，可是我們每人都有每人的事，我們都是很忙的，時間已經丟的不少了。請大家聽我把問題讀一下，

「格特林瑪司羅花二十七歲，妓女，是否與妓院老闆畏罪自盡之包氏同謀圖財害命，用加毒之白蘭地酒害死嫖客商人司密口？」

辦：

這羣妓女真可惡。

尼克呂多夫：

主席請你允許我把這案子簡略的向諸位說一遍，因為我認爲瑪司羅花辯詞說得很清楚，妓院老闆包氏在自殺之前曾當法警之面承認人是他殺

第一幕

的，這是毫無可疑的，至於公訴告瑪司羅花同謀，真是一件不通的事，因為不過拿酒給商人喝，但是她不知道那裏面有殺人的毒藥，再說她是一個無自由的妓女，她的錢又無處用，那麼他還圖什麼財害什麼命呢？

商人：

這位先生的話對，她圖財幹嗎呢？

陪審官（二）：

我也同親王一樣，相信她沒有罪，不過她曾經承認當老闆娘遞給她酒的時候，告訴過她那裏面擺了一點鴉片煙！

軍人：

鴉片也是毒藥，我有一個嫂子就是吞鴉片死的，其實她吃了幾十滴。

二九

教授：

主席我請求發言，醫學的證明實在是那一切案件的基礎，現在我想把這毒質向諸位講一講，雖然這個問題與本案無什麼緊要，因為人是已經死了，不過我要證明是醫學上的考查，實在是一種很可靠的科學的根據……

軍人：

我們不是在什麼研究院裏，用不着這種解釋。

教授：

我雖然不在研究院，可是我對於毒藥學倒頗有心得……

陪審官長：

這又是題外的事，人已經毒死了何必研究那個毒藥有毒沒毒呢？

陪審官(二)：

主席的話對。

商人：

主席，我也請求一件事，假使不是違犯法律的話，我打算起來活動活動腿，因為醫生不讓我老坐着，我一邊走着有什麼話也可以說呀！

陪審官長：

請便吧！

辦：

不管怎麼樣我總還以為這個妓女有罪，因為那個嫖客的金剛鑽戒指正在瑪司羅花的手上。

商人：

那她已經給我們解釋過了，那是那個嫖客自動地給她的，你們想司密口挑了這個人兒，覺着她不

錯，這是咱們在這兒說良心話，這個小娘們可真不壞，他一迷瞪拿起來就給她，這是一件可想而知的事。

軍人：

算了吧，別說啦！

商人：

你纔算了吧別說哪……我偏要說一說。這個情由，這種事你別瞧咱們倒挺在行。這小子是醉了，到那兒一瞧人兒不錯，心裏高興就把戒指取下來了。說：『得，你拿這個去吧，送給你了。』這小子準是個血性人兒，再說身量也不小，剛纔檢驗證物的時候，我把戒指試了一試，好，攔了兩個手指頭還有縫呢，那那是手指頭簡直是大黃瓜麼。

教授：

第一幕

據心理學考查起來，我們總不能隨便拿一件那麼貴重的物件送給一個素不相識的妓女。

尼克呂多夫：

請想司密口是在醉中，神智已經不清楚了。

軍人：

不過證人中有的聽見瑪司羅花說過這個話：『這個胖子可有錢』又說是：『這胖子我能叫他給我什麼就給我什麼。』

商人：

說這話也不是就得犯罪，再說她拿錢是無處花的……

陪審官長：

這個理由已經有人提過了。

陪審官(一)：

三二

復活

要都照這麼說話，恐怕再有兩點鐘也不能完。

陪審官(二)：

我看明天能完就是好事。

(站起來喝水)

商人：

現在亂七八糟說的都是些什麼，什麼提過沒提

過誰還記得清楚。

陪審官長：

(向陪審官(三)說)

老先生，您有什麼高見哪？

陪審官(一)：

他準是一個聾子。

陪審官(二)：

(搖頭)

三二

哎！我們人類可憐，我們人類可憐。

陪審官長：

(向他耳旁高聲說)

我問你對於這個案子有什麼高見？

陪審官(三)：

(站起)

我們人類真可憐，總是原諒他們的好。

(搖頭坐下)

陪審官(一)：

他比聾子還糟，原來是一個傻子。

尼克呂多夫：

我看到不見得。

陪審官(二)：

我同親王同意，瑪司羅花無罪。

辦：

這裏面倒有心理學兒的問題，我在公司裏常同女人們打交道，以我這種經驗……

商人：

得了罷你，你還怪不錯的那你……

辦：

巴拉闊夫你是一個粗人，你那裏知道女人們的

心理……

商人：

粗人不錯，我是一個粗人，不過我人粗心可不粗。

陪審官長：

諸位，都已經四點了，我請你們快一點罷。

陪審官（二）：

四點，不得了，我同我的女朋友四點半還有約會

第一幕

呢，快一點罷。

陪審官（二）：

別的我不知道，反正我的頭痛是真的。

尼克呂多夫：

諸位請安靜一點，我們要知道我們現在所談的是關於一個犯人的生死，所以我請大家把這件事情看得尊嚴一點，我們方纔已經說過圖財的預謀是不能成立，而這個犯人又不像一個天生惡性的女子，她方纔也說過她從前也受過教育，她是因為窮困所迫，所以墮落到了妓女的地位，但是她並不負責。

軍人：

她既然受過教育就更不應該自甘墮落，她不是說從前也會在貴族人家被兩位老小姐所收養，我

想她既然如此而還做了娼妓，一定她是天生的賤種，這種賤種也正是社會的大病。

尼克呂多夫：

你又怎麼知道？她的墮落也許是一個別人過錯，她的墮落也許是因為她失望傷心，她不是說過她也會同窮困奮鬥過……再說你們看她的臉還有着她過往的純真。

陪審官(一)：

你別瞧他是親王，見了女人也是一樣的動心。

尼克呂多夫：

你說什麼？

陪審官(一)：

我沒有說什麼……我咳嗽……哼……

尼克呂多夫：

總而言之，我說這些因為我的責任……

大家：

對了，對了我們都很白……

(尼克呂多夫笑下)

陪審官長：

親王，我看大家的意思已經都發表完了，是不是？

大家：

完了，完了！

陪審官長：

天太晚了，為法律起見，我們不應該再往下討論

了！

陪審官(二)：

對！

辦：

一點也不錯！

陪審官長：

諸位陪審官今天我們要回答的有兩個問題：

(一) 格特林瑪司羅花妓女是否犯了殺人的罪？

(二) 有否特殊情形可以減刑。請大家把每個問題的答案寫了出來之後交給我。

(大家寫)

陪審官(一)：

哎呀，可完了，我的頭痛死了……

陪審官(二)：

你不要薄荷冰？

陪審官(一)：

好，謝謝。

軍人：

第一幕

(看錶)

快完了吧？回頭開會還要多少時候呀？

陪審官(二)：

他們快的有五分鐘就够。

(辦拿出鏡子裝飾)

陪審官(三)：

(交答案) 哎呀，我們人類真可憐……

陪審官長：

諸位，我們的會議終止了，現在把答案的結果報告給大家。

(大家走近他) 陪審官會議結果，以兩票多數承認瑪司羅花犯了殺人的罪，但可以酌量減刑。

商人：

可憐，可憐。

三五

尼克呂多夫：

這不行，你們把一個無罪的人判罪了！

陪審官長：

現在會議已經終止，我請你遵守法律的威嚴。

（他極莊嚴示意給司事，司事去開門，又見法警

在門外，大家把紙煙扔掉魚貫而入。）

尼克呂多夫：

（最末，不入）這一羣混蛋，我不能叫事情就這樣

下去，太難了……司事我要寫一封寫給法院長，

你這就送過去，並且告訴陪審官長說，我不舒服不

出席了。你有刑法條例沒有？

司事：

有的。

（拿出給尼克呂多夫，下）

尼克呂多夫：

謝謝。

（翻書）

（右門開，一法官上）

第三場

尼克呂多夫

尼金

尼金：

阿，親王……你怎麼啦，我看見你沒同陪審官出

席，我以為你得了什麼病，怎麼你感覺痛苦嗎？

尼克呂多夫：

痛苦，不，這個字不恰當，我心裏只是混亂！

尼金：

怎麼一回事，你臉色難看的很麼？

尼克呂多夫：

對了，因為我們剛纔判了一個無罪人的罪。

尼金：

這種事並不是什麼少見的，他們是以大多數判

斷的麼？

尼克呂多夫：

是的，不過有減刑……

尼金：

就是有減刑恐怕也要判二十年徒刑。

尼克呂多夫：

二十年，這不行，這太不公平了，我決不能叫他們這樣做，尼金！你是法官，我求你幫忙，你想我們總不能因為這一羣混蛋想要快一點回去吃飯，或是赴

第一幕

約會，就把一個人的性命斷送，你沒有看見他們剛

纔圍着桌子糊亂的醜態。這樣的斷送了她的一生，

二十年徒刑是不是就發送到西伯利亞？

尼金：

我們等着聽判詞好了。

尼克呂多夫：

我不願意聽，我不忍心聽。

尼金：

五分鐘就一切解決了。法律是決對的，我想不會

有任何希望了。

尼克呂多夫：

那麼我們上告，尼金你會幫我的是不是？

尼金：

那麼必須先到大理院纔行的，我明天就把案卷

三七

要過來研究一下，不過你不可這樣子頹喪，這有什麼，你已經盡了你的責任，你的天良沒有什麼可以責備你的。

尼克呂多夫：

天良，你說我的天良麼？真的，這麼說我可告訴你。我只可以告訴你，我求你千萬不要叫別人知道，我對於這件事的關心。

尼金：

那自然。

尼克呂多夫：

是的，我必須把這件事說出來，剛纔同這一般混蛋實在我不敢把實情說出。你現在可以明白我的精神爲什麼這樣混亂，因爲瑪司羅花你們以爲她是一個墮落的無恥的無人格的妓女，不，瑪司羅花

從前實在是一個純潔的女孩子，在我的姑母家作僕人，十年前我在從軍的前一夜佔有了她。

尼金：

喝！你以後沒有遇見過她嗎？

尼克呂多夫：

沒有，生活轉變是不可預測的，我離開她的時候，給她留下一張一百盧布的票子，以後在我姑母的信中知道他們因爲不得已把她辭掉，並非爲什麼壞事，我也不知道而且我也沒有注意這件事情，以後雖然有時想起。當時我雖然有些那個，可是我總不願意想下去，可是方纔我看見她的像貌，她的往事是那麼與她的相像，不過我總還說是不會的，不會的，再說她叫瑪司羅花，這不是她的名字，我真是愚極了。後來法院長向她問：「瑪司羅花是你現在

妓院的名字，你頭洗的小名叫做什麼呢？她那時低下頭，很低的聲音說：（可是這樣小的聲音，使我心裏混亂到萬分。）她說：『從前人們管我叫「格特林」，「格特林那無疑的是他了，那個時候我完全認出來，她就是以前的那個美麗純潔的格蒂沙，朋友，這個妓女，這個墮落女子，我從前曾經甜蜜把她摟在心上。』

尼金：

我明白，可是有什麼法子呢？人民都有天生造定的生活。

尼克呂多夫：

是的，人民都是這個樣子的做，我從前打算關閉我的天良的時候，也總是那麼樣子想……不過這裏還有別的事故，哎！這個事使我害怕，我簡直不敢

第一幕

說出來，她剛纔在幾句話當中我好像明白了她！

尼金：

她怎麼樣？

尼克呂多夫：

（低聲）她有過一個孩子，她有過一個孩子，你明白了嗎？這個話，就把這件事完全明白了，我姑母那封信上說不得已辭退了她，那簡直的是說把她趕了出去，這不完全是我一個人的錯嗎？以後在她的啼哭中，在她的斷續的口供中，我憶想到她離家以後的悲痛生活，以後一年一年的墮落，悲慘的墮落，我那個時候，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話，好像我在說：『這不要緊，這不是常有情形嗎？』可是以後有一個威權極大的手，把我領回到我以前犯罪的地方，這個威權的手好像強迫我，要爲她做一點事情，

三九

我先還不以爲在她墮落與我有什麼大的關係，可是這個手，總是抓住了我不放，呵！我唯一的希望就是除掉這個印像，呀，我真難過極了。

尼金：

那麼好，我們不要等着聽判詞了，恐怕到那個時候你的激刺更要大了，好，來吧！我們去吧！其實親王，我很明白，你的過慮，你現在心裏實在昏亂極了，其實這有什麼？人生的巧遇往往……

尼克呂多夫：

……呵！你不能明白我，因爲你不知道這個小女孩子以前是如何純潔，而對於我如何的純真，您要是全明白我，除非你親身見到我那個格蒂沙在那個復活節的一晚，是如何的含着恩愛，看着我，而同時相信着她的幸福，她的美夢，可是這個幸福以後

在我流蕩的生活中，漸漸地給忘了。剛纔所聽見他的名字，忽然的想起往事，祇覺得她那兩個眼睛，她那兩個又黑又大的眼睛，注視着我，那時候真是可怕極啦，我心理想，他是認出我來了，不由己的我要站起來同她說話，其實不然，她並沒有認到我，因爲她的眼光已經看到別處去了。可是她那眼光中所含的悲哀直打入我的心坎，那時我就在這個女犯人的頭上，假想着她從前梳着辮子，辮子上結着辮子，鮮艷的顏色，在太陽光裏，好像一朵纔開的花，我恨不能過去喊叫她，格蒂沙，格蒂沙，我在這裏你還能認識我嗎？

尼金：

（要拉他出去）

好啦，我們去吧。

尼克呂多夫：

不走。

（異常的憤極）這個判斷太不公平啦，這羣法官也太傻了。在他們審問她的時候，她也祇有她眼光的恐懼證明她的無罪，她那個時候，正好像一個被包圍的迷鹿，啊！真是慘極了。真的，她在那個時候，也不知想甚麼，也許她的失望中，想到了我的容貌，而我居然不能救她。等一會她就要聽到她的判詞，不知道她要悲哀到什麼地步。呵呀！天呵！我實不能忍受了。

尼金：

唉！你不要想啦！你的臉上已經不成顏色。

尼克呂多夫：

我以前好像已曾有過我現在所受的感覺，有一

第一幕

次我去打獵，鳥兒只是受了重傷，擺在獵籠裏還痛的亂動，這時候我心裏是憐憫，又是悲哀，我就把手

漸漸的伸到獵籠裏摸着了她的脖頸，狠心的把牠掐死了，這個時候，我走得很快，因為，我怕聽見了牠掙扎的聲音。

（尼金好像聽見了，法庭那邊有聲音）
怎麼你聽甚麼？

尼金：

（過去開門）

我們聽聽看到什麼地方了，

（他把門開一點，聽見法官唸判詞的末句）

瑪司羅花：

（在外面）

我沒有罪，我敢向天發誓說：『我沒有殺人』不

四一

復 活

是我！不是我！

尼克呂多夫：

（大聲喊）

閉上這個門。

尼金：

（把門關上走近尼克呂多夫，要拉他出去，可是

尼克呂多夫不由己的還注意的聽）

尼克呂多夫：

四二

等一等，

（法庭裏面已經沒有什麼聲音）

尼金：

好了，退庭了，完了。

尼克呂多夫：

是的，受傷的鳥兒已經不再掙扎了。

（閉幕）

第二幕

高查金羣主府邸

貴族的客廳，華麗而有着不甚高明的法國派。

第一場

密細

葛洛騷

高查金夫人

那達沙

義尼阿帝

高查金夫人：

(看着客廳裏面密細同葛洛騷打着乒乓球)

第二幕

那達沙：

這個運動真有趣味，那達沙你也過來看一看。

密細：

呵呀！密細，我的兄弟的工夫怎麼樣？

你是說帝米梯嗎？他同我的兄弟一樣，老是沒有進步。

那達沙：

真個的他怎麼還不來呢，

(向義那地說)

法院裏什麼時候散哪？

義尼阿帝：

四三

早散晚散還沒有一定，祇看他們的案子怎麼樣了。

密細：

（從裏面走出來，手裏拿着乒乓球拍子，葛洛騷也隨着出來。）

你看吧，他準是穿着大禮服來，他晚上出來總是穿着大禮服的。

高查金夫人：

真是親王爲人太仔細了，我從來沒有看見這樣知道禮節的男人。他的油畫畫完了沒有？

那達沙：

他還沒完呢，現在他對藝術太愛好了。對啦，您看過小仲馬的茶花女嗎？聽說那個主角年紀不小啦，可是我看她怎麼那麼年青？

高查金夫人：

是的，女戲子是最會保存美貌的，我們這班沒有茶花女的太太們是比他們老的快多啦，密細好，孩子你去給我找點什麼東西喝，我吃完了飯總覺得心裏不舒服。

葛洛騷：

怎麼尼克呂多夫現在也畫油畫啦？

義尼阿帝：

對了，現在他把藝術看成神聖的東西。真是奇怪，三十歲的人才起首愛好藝術！

高查金夫人：

呵呀！你知道在我們貴族中，三十歲纔是剛剛選着職業的時候，葛洛騷你也是一個藝術家，你來看看他這張靜物畫的怎麼樣？

葛洛騷：

這就是他的作品嗎？

密細：

（拿一杯茶給她母親）

我們恨不能跪着求他，他纔把這張畫給我們。

葛洛騷：

這張畫的顏色佈局都美極了，這張靜物在寫實

中好像還含着神秘。

義尼阿帝：

對啦，帝米悌是很有天才的，現在他油畫雕刻音

樂都研究的很好，他還同那個有名的歌女巴其塞

夫唱過歌呢！

那達沙：

是的，他要用起功夫來，所得的成績真是好極啦，

第二幕

義尼阿帝你還記得咱們結婚的時候，他給我們唱的那段蘇曼作的歌嗎？

第二場

尼克呂多夫上

高查金夫人：

我們的陪審官到啦，怎麼樣你好嗎？

尼克呂多夫：

（去叻手）

很好，謝謝。

高查金夫人：

我們都以爲你不來啦呢！

尼克呂多夫：

對不起，我們那個會議散的太晚了。

密細：

四五

復 活

我們正在贊賞你的作品，你看你一定又要謙虛。

尼克呂多夫：

怎麼把這個東西搬在客廳裏啦。

那達沙：

呵，帝米梯你這張畫是真好啊！

尼克呂多夫：

（看他畫）

我本來還沒有看見這張畫是這們好啊！

高查金夫人：

好啦，坐一坐，憩一憩吧，陪審官的會議一定是又

累又費心機，尤其是你這個麼一個心腸柔順的人。

密細：

你喝茶嗎？

尼克呂多夫：

不喝，謝謝。

葛洛騷：

（拿茶）

我有一個朋友也是一個畫家，他最喜歡到法庭去找材料，有一次到遇見一個老賊，眼睛發出來最凶狠的光，他以為他是最好的材料。這們說你今天也找到好的材料嗎？

尼克呂多夫：

我並不是什麼畫家。

那達沙：

帝米梯怎麼啦，你今天晚上怎麼這們大的脾氣

啊！

葛洛騷：

我看陪審官的職務對你是不大相似的。

密細：

好啦，好啦，不要說這個啦吧！親王我同您打一盤乒乓球怎麼樣，這種極容易解乏的，怎麼？你不打嗎？

尼克呂多夫：

我今天不大舒服，謝謝你，我不打。

高查金夫人：

我看你是太累啦，那麼咱們明天見吧，你知道我晚上是要早睡的，葛洛騷你來，我丈夫找你還有話呢，好在我想起來了，差一點就忘啦。

（葛、高下）（那同義去打球下）

第三場

尼克呂多夫：

密細你丟掉穿這種衣服的習慣好不好，你這種

第二幕

衣服太狂傲太愚蠢啦。

密細：

你那天還不是說它好看來着。

尼克呂多夫：

不過那一天我還是一個傻子。

密細：

帝米梯您怎麼啦？

尼克呂多夫：

沒有怎麼，不過真的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今天我走到這裏，也不知道怎麼的，忽然感覺到這裏是一種奇怪的可笑的环境，這個葛洛騷真是愚極啦，還有你的母親，這們大的歲數，還穿這種衣服。

密細：

他們向來是這們樣穿來的，尼克呂多夫。

尼克呂多夫：

向來是的，不過有事情，有些動作，平常看慣了，是沒有什麼的，不過有的時候感覺到他們的可笑，同他們的無用，因為一個人感覺到自己可恥的時候，也覺到別的東西可恥可笑。我今天的心思太亂，請你原諒我罷。

（那上，義上）

那達沙：

密細您來教教我的丈夫打乒乓球吧。

密細：

義尼阿帝他是一個太莊嚴的人了！不過我到很喜歡看一看法官打球是一個甚麼樣子。

義尼阿帝：

好吧！今天我管教你看個够。

第四場

（葛上）

尼克呂多夫：

啊！葛洛騷我求你一件事，你不是同監獄長很熟

嗎？

葛洛騷：

不錯，我到是有幾個這種不名譽的來往，真的帝米憐，我方纔還在想，我們青年自由的生活，都要閉啦，我們全要結婚啦，你還記得那小日西馬嗎？那個時候的我們多熱鬧啊！

尼克呂多夫：

是的，我極希望你預先知會他一聲，好好的託一託他，因為我明天預備看一個人。

葛洛騷：

誰呀？

尼克呂多夫：

監獄長啊。

葛洛騷：

啊！監獄長啊！

尼克呂多夫：

是的，我明天必須要看一個犯人，我正預備上告的事情。

葛洛騷：

好吧，就這末辦，不過上告的事情，你的姐夫不是
一個法官嗎？他可以幫你的忙。

尼克呂多夫：

他，我決不願求他幫我任何的忙。

第二幕

密細：

啊呀！法官的球打的真不錯呀！

那達沙：

好極啦……

義尼阿帝：

（走向尼）

你們今天審的是一個什麼人啊？

尼克呂多夫：

沒什麼，一個無罪的人。

密細：

帝米憐，你真會說笑話。

尼克呂多夫：

我並不是說笑話，今天我們把一個無罪的人判
了罪。

四九

復活

義尼阿帝：

算了吧你，無罪，你說是你以為無罪，那到準確一點。

尼克呂多夫：

法官你到真會弄字眼啊！

義尼阿帝：

舅舅，你這人的矛盾是明的，你早已不是說過愛法律嗎？

尼克呂多夫：

姐夫，你要把話弄清楚一點，我所愛的是法律的精神，而不是你們所用的那種法律，算啦，不用說啦。

義尼阿帝：

是的，我知道你的主張，同你所愛好的學者——

達爾文、斯賓塞爾。

五〇

尼克呂多夫：

好的，我看甚麼，關你甚麼事？

那達沙：

真個的，他今天晚上是怎麼着？

尼克呂多夫：

沒有什麼……我今天晚上所說的這種意思是因為我思想了。

義尼阿帝：

真的嗎？你從甚麼時候思想的。

尼克呂多夫：

算到現在我思想的快到三點鐘了。

義尼阿帝：

（笑）

未免少一點吧！

尼克呂多夫：

時間雖少，可是我思想的已經算够啦。法律，你們用的法律，實在同真正的法律毫不相干。

義尼阿帝：

那麼我們用這法律作什麼？

尼克呂多夫：

作什麼？這種法律是完全爲我們高等社會所設的，我們也就是這種高等社會的一份子。

那達沙：

帝米梯，您今天的脾氣怎麼這末不好？

尼克呂多夫：

你不用管。

義尼阿帝：

你的學說真太新鮮了！

第二幕

尼克呂多夫：

是的，這種學說是新鮮，可是這種實用，一點也不新鮮，你們的法庭，是想把現在的社會永久這們維持的，所以他們威迫責罰那些思想高超的人，反到夢想着把這個社會提高同他們一樣。

義尼阿帝：

我是法官，我不敢允許你說這種話，我們並沒有判什麼思想高超人的罪，我們所罰的祇是社會上的叛逆。

尼克呂多夫：

噫，叛逆，我知道有許多叛逆比判他們罪的法官要高超的多。

義尼阿帝：

法院是要預防一切罪惡，改正一切罪惡。

五一

尼克呂多夫：

現在的法律就把懶怠的人作惡的人關在監獄裏，而監獄的懶怠與作惡的榜樣，又比任何的地方都兇。

義尼阿帝：

要沒有監獄，你我恐怕不能這樣的安閒的坐在客廳裏啦。

尼克呂多夫：

這種保障也未免太靠不住啦，因為你們所看押的罪人出獄後，恐怕比他們沒有入獄的時候還要壞。

義尼阿帝：

那們說除非把所有的人全都殺了。

尼克呂多夫：

這到是一種辦法，雖然殘酷，到還有一種意識，而我們現在所作的祇是殘酷，而沒有意識。

義尼阿帝：

你知道你現在所辱罵的法庭，我是裏面的一份子呀！

尼克呂多夫：

將來你的天良有一天會判斷您的，我現在不過祇告訴你我對法律所不明白的地方。

義尼阿帝：

你真有許多不明白的地方。

尼克呂多夫：

不錯，不過我的思想清醒啦，等到將來，大家都清醒的時候，那也許又是一個世界啦。

義尼阿帝：

你是穿禮服的虛無黨！我勸你不要祇顧說得舒服，將來這般惡人真要起來的時候，恐怕你都要受害啦。

尼克呂多夫：

哼，惡人，我曾經在法庭裏看見法官們，用盡了心思想判一個可憐女孩子的罪，而她的事情，讓一個好人聽見了，祇會覺得可憐。

義尼阿帝：

你知道我既然做這種法官的職業，我就認爲他是正當的，不許您這個樣子的侮辱法律。

（走向窗前去擦汗）

那達沙：

（向她丈夫說）

你安靜一點吧，跟他生這們大氣幹嗎？帝米梯，你

第二幕

今天說的話也太殘酷啦。

尼克呂多夫：

我所說的都是真話。

那達沙：

你不要使我們難過好不好？

尼克呂多夫：

不錯，我不應該這個樣子，讓我的姐夫這樣難過，讓我姐姐這樣子傷心，啊，密細來啦，我同他有兩句話說，你們到那邊去一下，好不好？

（那義下）

尼克呂多夫：

密細，請你坐下，我有很嚴重的話向你說。

密細：

好吧！你說吧！

五三

第五場

尼克呂多夫

密細

尼克呂多夫：

真實的說起來，我同你所要說的是非常的嚴重，你

現在能够有精神聽我說這個話嗎？

密細：

我的精神很好，你請說吧，

尼克呂多夫：

我現在要問你，假使我們倆沒有結婚以前我告

訴你，我不是一個忠誠的人你怎麼樣？

密細：

（微笑）

那我一定不相信你，我只可說你是瞎想。

尼克呂多夫：

那麼？我假使很忠誠的告訴你說，密細，我曾經作

過一件很大的錯，需要彌補，我不是一個忠誠的人，

你怎麼樣？

密細：

要是這樣，我可以回答你，帝米梯假設你以為有

一個很大的錯事要彌補，那是你一定能作到的，那

未你把這件事情彌補好啦。

尼克呂多夫：

謝謝你，你剛纔在不知不覺間，說出來這個世界

上最美的話，我剛纔心裏非常混亂，現在你很簡單

的把我的思想弄清楚了。從三點鐘以來，我心裏充

滿悔恨，充滿了恐懼，充滿了驕傲，我看出了我的錯

過，我這一身最大的過錯，現在我明白了，只有把這一個過錯彌補了我纔安心。

密細：

是什麼過錯，你這樣的煩心。

尼克呂多夫：

我不能够跟你說。你現在還太年少，還太純潔，不過你要知道，在我混亂的原因中也有你，我從剛纔就想，無論怎麼樣，我必需要把實情說出來，我必需告訴密細說我是一個狂蕩的人，我不配娶她，我只求他原諒，我無端的攪亂了她的心。

密細：

够啦，你不要說啦，我完全明白。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因為這個密細是你的，不是我的，好啊！你去作吧！這個事情，不管對於我是如何的痛苦，你是應該

第二幕

去作你所應該作的事，你不要管我好啦，因為你所認為正當的事，一定是很對的，好吧，你就作去吧。

尼克呂多夫：

這不過是一個時間的問題，一個短時間的問題，密細我不曉得怎麼一回事，我總覺得我從此永遠的失掉了你，密細。

（感動）

密細：

我感覺到現在的一刻鐘，我要永遠的，把你丟掉，不過這也不要緊，我有的是俄羅斯靈魂，你是知道的，假使你有一天來看我，那我一定會忍耐的等待着，到那個時候，我的心裏一定很喜歡，因為我知道你一定把你的事情完成啦，不過我要是永遠不能盼望你回來，那麼你是想要把我們的婚約收回

五五

是不是？

尼克呂多夫：

是的在一個短時間內。

密細：

好，只要你要收回婚約，這是我們訂婚的戒指。他已然不是我們的啦！

（取下戒指）

尼克呂多夫：

（很感動的）

我的可憐的密細。

密細：

（強笑着）

對啦，以後也許有一天，你可以還給我。

尼克呂多夫：

密細，你知道我心裏……

密細：

帝米佛，你不說啦，你所要的你已經有啦，

（跑着喊）那達沙，那達沙……

第六場

那達沙上

那達沙：

怎麼？你哭了嗎？你們又拌嘴來嗎？

密細：

你別瞎說啦，啊呀！你今天的衣服真好看哪。我要

同你說，歌！對啦，我又畫了一張畫，你到我的屋子裏

來看吧！我又進步啦，我的先生們喜歡極啦。

（同下）

第七場

葛洛騷上

葛洛騷：

怎麼，你看我來了，你就想走嗎？好嗎？

尼克呂多夫：

啊，葛洛騷，我們說完啦，監獄長的事情，我就托你啦。

葛洛騷：

一定，一定，我明天就去找他。

尼克呂多夫：

好，謝謝再見。

葛洛騷：

怎麼，你就這們英國式的溜了嗎。現在還早呢，還

第二幕

不到十二點呢！

尼克呂多夫：

對啦，不過，我不願意再到那邊大客廳裏去啦。

葛洛騷：

是法院的事太累啦嗎？

尼克呂多夫：

也許是的。

葛洛騷：

我明白啦，還是那奧國的女戲子嗎？

尼克呂多夫：

你這個人太好奇啦。

葛洛騷：

不是他啦嗎？又有新人啦。

尼克呂多夫：

五七

復活

新人，對的。

葛洛騷：

呵！我這個老尼克呂多夫真會玩呵，長的怎麼樣？
美嗎？

尼克呂多夫：

美，美極啦！

葛洛騷：

你們說，你又是到委巢去了！

尼克呂多夫：

是的，他現在住在一所極奇怪的委巢！一點不錯。

葛洛騷：

噯呀！這是誰呢？等我猜猜看，是沙多危士對不對？
你知道這孩子愛你可都愛瘋啦，將來也許爲你服

毒也說不定。

尼克呂多夫：

不是他又美又率嗎？對啦，那一天我給你介紹介紹。

葛洛騷：

真的嗎？

尼克呂多夫：

對啦，一半天見。

葛洛騷：

好，祝你晚安，祝你快樂。

（笑）呵……

……

（閉幕）

第三幕

莫斯科的監獄，正面有門，左面鐵欄，右面鐵窗。

第一場

瑪司羅花

老女囚

美人

紅髮女

帶兒子的女囚

駝背的女囚

小孩女囚

飛多夏

第三幕

獄卒

紅髮女：

（抓着窗戶向外看）

你有完沒有完，再看眼珠子都看出來了。

老女囚：

算了吧，你別跟他們鬧了。

美人囚犯：

好啦，我們這就夠亂的啦！你看這個癆病鬼，咳嗽起來就沒完，還有這個老太婆總是在禱告。

老女囚：

他隔着窗戶跟誰說話。

五九

美人囚犯：

同在院子裏散步的男囚犯。

紅髮女囚：

嘿，禿驢，你算了吧！你別看我在籠子裏，我在籠子裏也是一個天鵝。

老女囚：

喂，紅毛丫頭，你要靜一點，行不行？

紅髮女囚：

（向他吐舌頭，大家笑）

獄卒：

喂，紅毛兒，你還有完沒有完，再鬧，你可留點神。

紅髮女囚：

留神什麼？也不是我鬧。

獄卒：

離開窗戶這兒不離開呀！

紅髮女囚：

好啦，好啦，反正總是我不好。

女囚：

真是，這個人討厭極了，每天老是他一個人嚷了！

獄卒：

好了，好了！誰也不許說話！

美人囚犯：

怎末樣？我的小姑娘，你在這裏習慣一點嗎？

瑪司羅花：

不，我總還不能習慣，最使我煩惱的，就是這邊這

位姐姐，整天走來走去，像個狗熊似的。

美人囚犯：

噢！你說的是她呀！你知道，她是一個牧師的女兒，

可是她曾經掐死她的孩子，大概她是瘋了，所以纔把她關在這裏，嘿，狗熊，你上那邊溜達溜達去行不行？

女囚：

我真沒有想到他們會判你的罪，我還以為要放你呢？

老女囚：

我也沒有想到，我們總想他們一定會放你的，聽說有好幾次，這裏邊的囚犯住幾天就放出去，聽說放出去還給錢呢。

美人囚犯：

我早就同你說過應當請一個有本領的律師就好了。

駝背女囚：

第三幕

女囚：這們說，她得去西伯利亞了，去多少年呵！

二十年。

駝背女囚：

噯唷，天呵！

小孩女囚：

(走近瑪司羅花)

太太！你有吃的嗎？你有吃的嗎？

瑪司羅花：

(哭)

駝背女囚：

(同小孩女囚說話)(說兩句)
你上這邊玩去吧。

老女囚：

六一

這有什麼法子呢，不要緊，死不了！

瑪司羅花：

（泣哭）哼，二十年的徒刑！

老女囚：

我不是跟你說過嗎？這羣法官們真好像強盜，昨天大家說，他們要把你放了，可是我說他們非收拾他不可，現在你瞧。

美人囚犯：

我從前認識過一個律師，他的口才真是好極了，要是找着他，他一定會救你的。

老女囚：

噯，這是造定的命運，有什麼法子，就說我吧，他們一定說放了火，就這樣子，叫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婆離開了她丈夫，現在在家不知道他怎麼樣呢？

帶子女女囚：

可不是嗎？就說我吧，這羣混蛋法官們，總是問我，爲什麼賣燒酒，不賣燒酒我怎麼養活我的兒子呢？

瑪司羅花：

那麼我更糟了，既沒有放火，又沒有賣酒，什麼錯事，我都沒做，他們還把我辦了這重的罪。

老女囚：

孩子，你別着急了，其實，西伯利亞也沒有什麼？在
哪兒不是生活呀！反正你死不了。

瑪司羅花：

是的，我知道，不過我決沒有想到我的命運壞到
如此，你們知道這幾年來我的生活太奢華了。

老女囚：

天意如此，是誰也不能反抗的。

瑪司羅花：

我知道呀！老太太，可是我們也太苦了。

女囚：

（找了一個玩意給小孩）

你拏這個玩去罷。

帶子女囚：

（洗着衣服）

嘿，你們別儘說話，誰來幫着我的忙。

美人女囚：

喂，你們誰還有生髮油沒有，借給我一點。

紅髮女囚：

有，我鼻子上有油，你要不要？

（大家笑）

獄卒：

第三幕

（上）瑪司羅花在那兒呢？

大家：

他在這兒呢！

獄卒：

好了，拏這個去吧，是一個太太給你送的。

瑪司羅花：

什麼太太？

獄卒：

咖打夷太太。

瑪司羅花：

噢，咖打夷太太，那是我們妓院的老闆娘，她對我

們姐妹們太好了。

獄卒：

這是兩個盧布同五十個口倍可，還有一盒煙捲。

六三

復活

瑪司羅化：

（接過東西來）

啊，我可能够吸煙了！我可能够喝酒了。

獄卒：

你留神點，別喝醉了。

美人女囚：

你總得請請我們吧。

駝背女囚：

（從烟包裏拿出一張畫片來）

你瞧這個美人纔好看呢，你看這個頭梳的，多好

呀！

帶子女囚：

把這張畫片給我的孩子吧，你來，拿這個玩去。

瑪司羅花：

誰有洋火？

美人女囚：

上聖母像那兒去吧。

（大家點煙）

瑪司羅花：

（長長的吸了一口煙）

呵，那太好了，說起來咖打夷太太，真是好人，在妓院的時候，她總是給我們買襯衣，襪子，甚麼紅的，藍的，都是外邊找不出來的東西。

老女囚：

喂，你這五十口倍可，你不請請客嗎？咱們買點酒喝吧，我給你介紹介紹，哥拉太太，你瞧就是這個窗戶低下做活計的人，你看見了沒有，她是我們獄中最老的囚犯，祇有她能在獄中賣酒。

瑪司羅花：

她是犯什麼罪的。

美人女囚：

他殺了他的丈夫，因為他的丈夫強姦了他的女兒。

(高聲)

哥拉哥拉，你來賣一點酒給咱們這位新姐姐一點酒。

老女囚：

對了，你拿一個整瓶來。

賣酒姬：

來了，來了，你要買燒酒嗎，好，拿錢來吧。

瑪司羅花：

多少錢。

第三幕

賣酒姬：

三十五個口倍可，咱們不用說別的，你喝嗎，美人，你是見過市面的，你給我看看這錢假不假。

美人女囚：

是的，都是真的，你去吧。

(大家都擊出杯子來)

瑪司羅花：

哥拉老太太，你也來一盃。

賣酒姬：

我也有份嗎？奉陪奉陪……

飛多夏：

(本坐在後面始終沒有說話，現在擊了一個茶盃走近瑪司羅花)。

我剛纔給你留了一點茶，現在有點冷了，我看你

六五

還是喝茶，不要喝酒吧。

瑪司羅花：

我回頭再喝，我現在要高興高興，這兩天來的罪我是受够了，好像我的耳朵都聾了，我也不知道我在那兒，真是，誰想到他們判決我，在他們審問我的時候，他們都是微笑着，好多男人都在那裏跟我作眉眼，法官，你們要看見他們眼鏡底下，所藏的那種壞，真得叫你們吐，除去法院長，就沒有一個好東西，尤其是這個禿頭。真的，我決沒有想到，真的！

美人女囚：

一點也不錯，男人見了女人，就如同蒼蠅見了糖一樣。

老女囚：

對了，不過這個話，你用不着跟他說，他什麼男人

沒見過，喂，你從前在妓院很享福吧？

瑪司羅花：

可不是嗎？我們整天作音樂、跳舞、唱歌、吃點心、吸煙、喝酒，一切一切的快樂都有，每天也就是化化粧，接待接待客人，並不常有什麼費力的工作。而我們所見的人，甚麼人都有，作買賣的、作軍人的、窮的、闊的，什麼人都有，真的，繁華的生活我算過慣了。

美人女囚：

好好……不要想這個了，怎麼樣，現在高興一點了吧？

帶子女囚：

嘿！諸位，這衣裳真要我一個人洗呀！

大家：

好了好了，來啦，來啦……

飛多夏：

好了，現在他們走了，你喝茶吧，你看，我把這碗茶用我的襪子裹上了。大概還不十分冷，你喝一點兒吧。

瑪司羅花：

好，我喝來，飛多夏，你待我太好了。

飛多夏：

是的，我從一到這裏我就歡喜你，你好像不同別人一樣，你是這樣的美，這樣的可愛！

瑪司羅花：

是的我也歡喜你，祇有同你，我纔可以同你談一談，怎麼你這樣的年輕，這末美麗，你正像一個小孩子似的笑着，飛多夏你怎麼也到這裏來，你總沒告訴我是爲什麼？

第三幕

飛多夏：

說他幹嗎？我的命也太苦了，我結婚的那天，纔十五歲，我心裏難過的很，就想用毒藥害死我的丈夫。

瑪司羅花：

真的，你那麼小的歲數，就做出這種事嗎？那是因爲你不愛他，是不是？

飛多夏：

是的，我那時候不愛他，是家裏強迫我嫁他，我總想我永遠不能同這個人在一起生活，他叫打拉司，是一個車夫，我也不知道我那時候是怎麼了。就好像有鬼在那裏跟着我，我正在倒毒藥的時候被人家看見了。嚕！真奇怪，到監獄之後我的丈夫常來看我，我反到非常愛我的打拉司，可是法律不管那些個，還是把我判成罪，你知道他好看極了，美極了，可

六七

愛極了，他現在也是非常愛我，我判罪的那一天他的父親同他都哭了，你瞧現在我們怎麼辦。五年後我們纔可團圓，想起來我真難過極了，

(高聲)

瑪司羅花你別那麼喝了，你會受病的，你……就從來沒有愛過什麼人嗎？

瑪司羅花：

沒有，從來沒有愛過什麼人，我作老媽子的時候，有一個送煤的跟我很好，有一個商店的伙計跟我很好，再沒什麼人了。

飛多夏：

那麼你自己就沒有愛過別人嗎？我好像聽見說過，你年輕的時候……

瑪司羅花：

你快不要說這個，你明白嗎？你以後千萬不要和我說這個，不可以的，不可以的，你再說，我一定會和你生氣的，我真不知道你所要說的是什麼，我就沒有過什麼事情，我就沒有過小的時候，死的事情是已竟死了，是的，以前有過一個人他愛我，不過，我們不要想吧，想起來太難過。所以我永遠不想，還是喝酒吧！

(拿起酒來一飲而盡)

飛多夏：

對不起，瑪司羅花，好啦！我不說了，你看你氣的這個樣子！瑪司羅花，你別儘喝酒了，好不好？

瑪司羅花：

煙酒，你知道祇有這個還是真個的，他們說要送我到西伯利亞去是真的嗎？

飛多夏：

不知道！

瑪司羅花：

這是他們告訴我說的，我但盼以後跟一個警察
或一個書記結婚，你知道這班人是很容易的，只要
將來有吃喝，我就什麼都不求了。

賣酒姬：

（又走過來指着酒瓶）

我還可以喝一點嗎？你真好，我將來可以告訴你
法子救你的，你的律師還沒有給你辦上告嗎？

紅髮女囚：

（又過來倒酒）

格林特！我可以告訴你個好辦法。

賣酒姬：

第三幕

你又想跟她亂說些什麼！你是想喝嗎？你這點心
眼兒，不用打算瞞我，我們早知道怎麼辦了，滾開這
兒吧！我們用不着你！

紅髮女囚：

我也沒跟你說話，用得着你這末橫嗎？

賣酒姬：

喝酒哇！別想！

瑪司羅花：

好了，再給她一盃喝吧！

賣酒姬：

給她酒，她要不老實，給她一巴掌！

紅髮女囚：

什麼？你打我，我不怕你！

賣酒姬：

六九

復 活

你這紅毛丫頭的膽子倒不小！你不怕，倒教你看看，怕不怕？

紅髮女囚：

哼！你厲害，我比你還厲害，你來吧，你來吧。

賣酒嫗：

你這個混蛋！

紅髮女囚：

混蛋，你纔混蛋呢！

（打起來了）

大家：

這是怎麼啦？算了……

賣酒嫗：

我今天非剝了你的皮不可。

獄卒：

卅〇

怎麼回事？你們這羣瘋鬼！你們再鬧看看，你們想要住黑屋子怎麼的！？

賣酒嫗：

不是我，是她先打我的！

紅髮女囚：

她瞎說是她先打我的！

獄卒：

（打紅髮女囚一掌）

你再出聲，我打死你！

紅髮女囚：

（半笑半哭）

這個老傢伙的拳頭真硬！

美人囚犯：

到底爲什麼？

老女囚：

那還用問？總是這個紅毛丫頭不是嘍！

紅髮女囚：

對，咱們今晚上見！

獄卒：

我請你們大家都安靜一點，（聽見鐘聲）呵！該上教堂了，走到教堂祈禱去！

（同下）

第二場

尼克呂多夫

尼金

獄卒

（同上）

第三幕

獄卒：

犯人們都在教堂裏，瑪司羅花，已經叫人去叫了，您祇能同她說一刻鐘的話。

尼金：

獄長剛纔囑咐我，我們必須要在其他的犯人未來時離開這裏，現在這實在是一種特別的通融！

尼克呂多夫：

謝謝你！因為在接待室說太不方便，好，這麼說，我的希望是生是死，就要在這個地方了，不過我很害怕，我等下一定要很清楚的跟她說話，也許她會跪在我面前，到這時，我一定會感動的不能說話，我只有哭了，好，再見！

（獄卒與尼金下）

第三場

尼克呂多夫

瑪司羅花

瑪司羅花：

先生早安，您是找我嗎？

尼克呂多夫：

是的，我很想……

瑪司羅花：

你說什麼？你大聲點行不？我聽不見啊！

尼克呂多夫：

你不認識我嗎？

瑪司羅花：

我不認識你！

尼克呂多夫：

（脫掉帽子，站在光線下）

一點也不認識嗎？

瑪司羅花：

好像見過，我不能認識你是誰！

尼克呂多夫：

格特林，我是到這兒請你原諒來了。

瑪司羅花：

（驚）

啊！爲什麼？你還打算怎麼樣？

尼克呂多夫：

你不要怕，我到這裏來，是因爲我覺得太對不起

你了，我的罪是很不容易赦免的，假使我能够彌補

了以往，無論作什麼事我都可以作。

瑪司羅花：

你告訴我說你怎麼會找到我的？

尼克呂多夫：

噢！對了，是前天在法院我見了你。我是陪審官，你沒有看出是我來嗎？

瑪司羅花：

沒有，我怎麼會想得到你會在那上面！？也沒有看，倒是擡起頭來，看了看法官，可是上面太高，離着我太遠了！

尼克呂多夫：

是的，太遠了，那末，你有過一個小孩呀？

瑪司羅花：

是的，生下來沒有幾天，就死了。還算天主恩典，噢，不要說這個了，說他幹嗎？喂！誰叫你上這兒來的？

第三幕

尼克呂多夫：

孩子是什麼死掉的？

瑪司羅花：

我自己病得幾乎要死，所以他也就餓死了。

尼克呂多夫：

那麼說，我的姑母把你趕走的嗎？

瑪司羅花：

那還用說！從他們一看出來我是有喜了。他們就把我趕出來，噢！我不是對你說過嗎？說這幹嗎？再說，我也不記得了，我總也不想那個，我也不愛了，我一切都忘了，一切一切都完了。

尼克呂多夫：

不能完，我不能讓他完，我想由現在彌補我以前的罪過。

七三

瑪司羅花：

不用，不用，沒有什麼彌補的，我跟你說過，過去的事情是過去了，真的，真想不到，喂！你幫我點忙，可以嗎？

尼克呂多夫：

當然可以。

瑪司羅花：

你真好極了，真是，誰想到他們會判我二十年的徒刑。

尼克呂多夫：

我知道，你一定是沒有犯罪。

瑪司羅花：

當然我沒有犯罪，我從來沒有偷過人，更沒有害過人，說我別的都行，說我這個可不行，剛纔他們

說上告是很貴的呀！你知道嗎？還得請律師呢！

尼克呂多夫：

是的，我已經見過律師了。

瑪司羅花：

你知道得請一個貴的律師呀！

尼克呂多夫：

是的，怎麼好，我就會怎麼樣作的。

瑪司羅花：

那你對我真好，你知道嗎？我們妓院的老闆娘也對我好，剛纔她還送煙捲給我呢，我要是真能夠有煙抽，有酒喝，那就好多了，我很想同你要點錢，也不多要，十個盧布，假使你不為難的話，十個盧布足夠了。

尼克呂多夫：

那當然可以，那還用說嗎？

瑪司羅花：

你等獄卒轉過身去再給我，不然他會搶去的，留神，留神，拿來吧！好，謝謝！

尼克呂多夫：

這個生靈是死了，天啊，請你幫助我吧，好，給她留下這錢包走吧！走，難道說這就是我的希望嗎？要作，我們就要作到底，格蒂沙，我找你來是求你原諒我，你還沒有說是原諒不原諒我呢？

瑪司羅花：

什麼？什麼？你問我的事真奇怪了！

尼克呂多夫：

格蒂沙，你怎麼對我這樣的說話，難道你忘了從前我們是如何的相愛嗎？我還記得，我的小格特林！

第三幕

瑪司羅花：

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你知道嗎？他們就要回來了，你快走吧！

尼克呂多夫：

是的，該走的時候，他們會告訴我的，這個獄卒真可惡，簡直我們不能談話。

瑪司羅花：

他是誠心這樣子，你給他兩個盧布，他就走了。

尼克呂多夫：

喂！你過來！

（尼克呂多夫給獄卒錢）

（瑪司羅花喝酒）

好，他走了，你這個瓶子是什麼？

瑪司羅花：

七五

這是一瓶子兌水的咖啡，我昨天一天沒喝水，渴極了，噯呀！我心理真燒得荒！

（打胸）

尼克呂多夫：

明天我就把你上告的呈文拿來教你簽字，假使上告不成功，我還可以替你要求特赦！

瑪司羅花：

（擦嘴）

真是，你早點找着我多好！那麼你一定會給我請個好律師，我也不會讓他們判罪了，這都是我們這兒的老婆子告訴我的，你知道，我們這兒有意思極了，我們這兒有一個美人，還有一個紅毛丫頭，還有一個羅鍋哈……太有意思了。

尼克呂多夫：

她真是越來越奇怪，格蒂沙，我們不要說費話，我們頂多還有五分鐘，你要好好的聽着，你還記得剛纔我對你說的話嗎？

瑪司羅花：

你跟我說的事太多了，你跟我說的甚麼事情？

尼克呂多夫：

我請你要好好的聽我說，我是想彌補我的罪惡，我重大的罪惡，並不是用話來彌補，要用行爲來彌補，我已經決定了，要救你，無論是要作什麼事，既使我丟掉我的家庭，我的生活都可以的，從今天起，我們就是彼此關連的，假使必需的話，我娶你都可以。

瑪司羅花：

你說什麼？

尼克呂多夫：

假使必需的話，我娶你都可以！

瑪司羅花：

好！這纔是笑話呢！

尼克呂多夫：

我覺得在天主面前，我應當是這麼作的。

瑪司羅花：

好，現在他又說起天主來了，什麼叫天主沒有天

主！你以前想想天主好不好？

尼克呂多夫：

（嗅酒瓶）

可憐的孩子，她是醉了，格蒂沙，你要安靜一點啊！

瑪司羅花：

我用不着安靜，你以為我喝醉了嗎？我是喝醉了！

可是我還知道我所要說的話，對！對！我是一個妓女，

第三幕

我是一個囚犯，你呢？你是一個貴族，你是一個王爺，

你跟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你到這兒來幹嗎？滾蛋！

你們貴族的小姐去好了，我不准你在這兒侮辱我，

我是一個妓女，你知道嗎？

尼克呂多夫：

不論你怎樣的罵我，你不知道我自己的心裏所

包含的慚愧！

瑪司羅花：

你慚愧？你以前怎麼不慚愧？你給我留下一百個

盧布怎麼不慚愧？你記得一百個盧布嗎？

尼克呂多夫：

你不要說罷，你不要說罷！

瑪司羅花：

我以前是個苦孩子，你把錢扔在我的桌上你就

七七

僕 活

走了，現在你又來找我，我說你一定不會作！

尼克呂多夫：

格蒂沙！

瑪司羅花：

我說你不會！你就不會！

尼克呂多夫：

格特林！

瑪司羅花：

你不要動我，我是一個囚犯，你是一個王爺，這兒沒有你的事，你不要動我，你去吧！我恨你，我死了也不跟你去！你看你的頭，你看你的臉，你看你的手，你看你的眼睛。一切一切都是假的，滾蛋！你聽見了沒有？噯！天啊！那時候我為什麼沒有死呢？真的，為什麼沒有死？天啊！

獄卒：

（哭……）

（聽見聲音同尼金上）

怎麼回事？又是誰在這兒喊呢？你又胡鬧，是你在這兒胡鬧，好，叫你懂懂規矩。

（拿起鞭子要打）

第四場

尼克呂多夫

尼金

瑪司羅花

獄卒

尼克呂多夫

你不要管她，這是我的事，我請你出去一會兒吧！

尼金：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尼克呂多夫：

尼金，這個女人的靈魂已經死了，生活的力量真大，我剛纔還以為她會悲痛的跪倒在我面前，那知道她竟把我當作一個嫖客似的看待，以後她忽然又奮恨起來，醉氣薰人的漫罵了我許多難聽的話，真使我痛心極了！

尼金：

本來就應該是這個樣子，你以前的妄想，實在是瘋狂，你的道路是錯了，你看這就是真像，你去吧！現在還不晚！

尼克呂多夫：

你說什麼？現在好像我忽然看出來我應該擔負

第三幕

獄卒：

的責任，我覺得現在是真正選擇路途的時候，我的全生只在此一舉了，她的記憶，她的靈魂，也許被飛石般的打整理沒了，將來也許有復活的時候，我從今以後要為她，為理想去奮鬥，格特林！格特林！我可憐的靈魂，人羣社會對於你太殘酷了，你已竟不記得以前的純潔的園林，我很明白，你現在粗暴的反抗，我總要把你救活，無論怎樣，既使你拒絕，我也要跟隨着你，你到什麼地方，你放心好了！

該走了，先生們！

尼克呂多夫：

好啦！你今天心裏是太亂了，明天假使可能的話，我再來看你，不過，我走之後，請你想想，格特林，我把這個給你拿來了，這是一張我給你在姑母家園

七九

復活

子照的像，你拿去把格特林，我們明天見！

第五場

瑪司羅花女囚們上

女囚：

怎麼一回事呀？

紅髮女囚：

是誰來找你來啦？

大家：

是誰呀!!!

瑪司羅花：

(直視着前面)

一個我從前愛的人！

美人女囚：

八〇

你真好運氣！能够到監獄裏來見你，一定是一個有勢力的人。

瑪司羅花：

是一個王爺！

老女囚：

王爺好啦！孩子，你的案子一定快完了。

駝背女囚：

他一定會把你救出去的，有錢的人什麼事都做得到的。

美人女囚：

這個話真對極了。

駝背女囚：

關人們只須想一件事，這件事就會飛來的。

老女囚：

我求你把我的事也跟他提一提罷！

美人女囚：

我的事也可以同他提，你們知道我們這些個案子並都沒有什麼大不得了的。

賈酒姬：

該睡覺了，不早啦！

（點壁燈）

駝背女囚：

你給我看看你手裏拿的是什麼呀？是他給你的

麼？！這裏面的小姐很像你呀，是你麼？

瑪司羅花：

是的！

美人女囚：

你真變了，你現在完全改了神氣了。

第三幕

老女囚：

你那個時候真好哪！這是多年的事了罷！

瑪司羅花：

這個是我麼？我在那兒幹嗎哪？

老女囚：

你在一個樹底下做活計哪！

瑪司羅花：

喲！

美人女囚：

你好像在笑，真有趣，你的辮子上還有兩個紅帶

子！

女囚：

這個是什麼地方呀？

瑪司羅花：

八一

那是我從前的家花園裏面有一棵蘋果樹，你們看這一個小黑點兒，就是的離那兒不遠還有一個坑，我們從前常在那裏跑！

老女囚：

拿來我看看！

瑪司羅花：

不，我不給，這是我的！

（好像小孩子樣）

賣酒姬：

好啦！睡覺去吧！

帶兒子的女囚：

誰借給我們母子一床被呀？

紅髮女囚：

借給你一床被？我這兒還等着人借給我哪！

溺子者：

（咳嗽）

老女囚：

白天耍狗熊，晚上就咳嗽，這個人真討厭！

賣酒姬：

快睡覺去吧！獄頭要來了！

（衆犯下）

（只餘瑪司羅花，飛多夏兩人）

飛多夏：

（走近瑪司羅花）

是他來了嗎？是你永遠不願意想的他麼？

瑪司羅花：

是的……

飛多夏：

你看是不是！

（後臺賣酒壺的聲音）

別說話啦！

（後臺嘈雜的聲音漸止）

飛多夏：

（極溫存）

你的酒喝得太多了，你看你這個樣子！瑪司羅花！

你以後不要喝酒啦……我把這個酒瓶子給你藏

起來好不好？

瑪司羅花：

好的！好的！

（飛多夏扔酒瓶子）

飛多夏：

你還不想睡麼？

第三幕

瑪司羅花：

我還不想睡！

飛多夏：

那麼我們再坐一會兒吧！那個老婆子跟我們倒

挺好的，我想多坐一會兒也不要緊。

（坐到瑪司羅花的身旁去打毛線）

你們從相愛以後就沒有遇見過嗎？

瑪司羅花：

沒有……有的……只遇見過一次……我記起

來了……那是一天晚上……下着大雨……一列

火車在那裏經過……我從田裏跑過去看他……

車還停在車站……在一個車窗裏看見他了，他正

在看報……我就追……不過車開的是那麼快……

……所留下的只有煤煙，只有水汽，只有車後的紅光

八三

……以後就連紅光也看不見了，煤煙，水汽也都消散了，……所留下的只有風，只有雨，就這樣子的完了。

飛多夏：

可憐的格特林……你看你還記得是不是……

你不冷麼？……你靠近我……我把我的圍巾給你

蓋上一點，你憊一憊嗎？

瑪司羅花：

我現在舒服極了，你待我真好！

飛多夏：

你看你的相片……你從前是多好看哪！格特林！

（她把像片擺在她的手裏）

瑪司羅花：

是的，我從前是好看的！

飛多夏：

你聽她們大概都睡着了。

瑪司羅花：

（坐起）（後臺微有哭聲）

你聽！

飛多夏：

什麼呀？

瑪司羅花：

你聽這是什麼聲音？

（後臺有女人泣聲）

飛多夏：

這準是那個紅髮女在那兒哭哪！

瑪司羅花：

不要這樣說，她也許是……

飛多夏：

也許是什麼？

瑪司羅花：

也許她也是個可憐人……她哭一定是因爲自
有生以來人們就欺負她……她昨天同我說過……
……她生來這麼大，就沒有遇見過待她好的人……
人們總是笑她罵她……她惟一的樂事就是晚上

睡在床上想她過往，她所愛的一個人，一個鐵匠……
……你知道她這個時候一定是在想他，所以一個人
哭了起來……我們不要叫她聽見我們的聲音……
……因爲也許她知道有人聽見就不哭了……讓她
痛痛快快的哭一哭吧！

（哭聲漸大）

（閉幕）

第四幕

第一場

主任看護

瑪司羅花

飛多夏

看護

主任看護：

快一點，他們都等着哪！第八號藥水送去了嗎？

看護：

還沒有送去哪！我就去！

主任看護：

瑪司羅花，五號還得換藥哪？你換完了藥，可以去告訴那個管藥櫃的醫生把藥茶拿出來，因為鑰匙在他手裏，你們別儘笑，笑什麼？

飛多夏：

我也不知道！

主任看護：

不知道？你們因為歡喜在這兒，這比監獄好，對不對，你們看一看這兩個姑娘多好看啊！

瑪司羅花：

對啦！我們真是幸福極啦！是不是？飛多夏！我們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再加上藥水味，我真愛聞，因

爲這是潔淨的味！

主任看護：

你們倆真算是運氣好，犯人能够到這兒來工作，真是太少，非得大人情不可。

看護：

你們那個親王多大歲數啦！還是一個年青的，還是個年老的？

飛多夏：

也不能說他年老，也不能說他年輕，反正，他人好極了，他跟瑪司羅花說，他還要幫我的忙哪！他還要給我的丈夫找事哪，是不是，格特林？

瑪司羅花：

你別竟說這個好不好？我們什麼時候收拾病人的床？是不是晚飯以前？

第四章

主任看護：

是的！

（向看護）

屋啦！你去找那個看藥種子的醫生來。

飛多夏：

這個草藥真香，好像我們鄉間的氣味。

主任看護：

你上告的事情怎麼樣了？

瑪司羅花：

我不知道哪！王爺說有一個消息就來告訴我。

主任看護：

飛多夏！你拿着藥瓶子，我們該去查病房去啦！瑪

司羅花，等醫生來了回頭把藥茶找出來的時候，你就預備藥茶好啦！

八七

復活

(看護上)

看護：

醫生就來。

主任看護：

好！你也來幫我們忙吧，你拿這個！

(同下)

第二場

瑪司羅花

兀司狄若夫醫生

兀司狄若夫：

誰找我，是你，有什麼事嗎？

瑪司羅花：

對啦！我要用藥茶，主任說是您拿着藥櫃子的鑰

匙呢！

兀司狄若夫：

藥茶呀！我不知道還有沒有，等一等，我看看。

瑪司羅花：

是六號那個害肺病的病人要用的。

兀司狄若夫：

你的名子到底叫什麼？

瑪司羅花：

我叫瑪司羅花。

兀司狄若夫：

嘿！好漂亮的名子！從先你去莫斯科的時候，客人

橫是不少吧？

瑪司羅花：

對啦！

兀司狄若夫：

聽說從前你有一個老客人愛你都愛的要瘋啦！
想要把你救出來，是真的嗎？

瑪司羅花：

看護主任還等着呢，請你快一點吧！

兀司狄若夫：

嘿！你知道這兒的規矩，雖然是嚴的，可是要玩，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既然他們把你派在配藥房裏，這就是我們的緣份，今天晚上好不好？這就是藥茶，我替你預備好了，你知道我看好你有好幾天啦！我回頭把我那院裏的鑰匙交給你，你來找我好啦！

瑪司羅花：

（推他）

你走開好不好？

第四幕

兀司狄若夫：

你瞧你還怪不錯的呢。

瑪司羅花：

你完了沒有請您走吧！

兀司狄若夫：

你瞧你對於這個事，還像沒有習慣似的，其實呢，四十個苟被克，就能同你睡一覺，你到這又裝什麼正經人！

瑪司羅花：

看護主任要等急啦！快點給我吧！

兀司狄若夫：

好，別玩笑啦！咱們說正經的，今天晚上八點鐘，聽明白啦嗎？我待你決錯不了！

瑪司羅花：

八九

復 滄

你放我不放開我？

兀司狄若夫：

不放開又怎麼樣？

瑪司羅花：

（打他）

你這個狗！

第三場

院長上

院長：

好好！你在這裏搗起亂來啦！我回頭再把你送回

監獄去，兀司狄若夫，你也要小心點！

兀司狄若夫：

院長還看不出來嗎？這個姑娘是個妓女，院長應

九〇

該知道的，方纔我正在整理藥瓶子，她忽然的跑了過來，撲了我的脖子。

瑪司羅花：

沒有這個事，他說瞎話！

兀司狄若夫：

什麼？倒是我說瞎話！您知道她整天的同我們搗亂，不信您問問全院的醫生好啦！

瑪司羅花：

你這個懦怯的東西，院長你不能信這個，我不能叫人信這個！

院長：

好啦，不要喊，把你的頭髮梳一梳，把藥瓶子收拾

起來！

兀司狄若夫：

院長： 這個妓女真可惡，簡直沒有法子工作。

好啦！不要說啦，兀司狄若夫作你的工作去吧！你
你今天晚上回監獄去好啦。

瑪司羅花：

院長，你不要聽他的話，這個不是真的。

第四場

看護主任

飛多夏（上）

院長：

我剛纔親眼看見這個姑娘又在這兒胡鬧，今天
晚上把她送回監獄好啦！用犯人在醫院裏作看護，
本來不是一件好事。

第四幕

（下）

主任看護：

真的，你這個孩子太不聰明啦！有這樣的人情，能
在醫院裏作事，這是多麼好的事，你看現在都糟了。
反正這是你自己的事，我管不着，藥茶怎麼樣了。

瑪司羅花：

我就預備。

飛多夏：

噯，格特林！

瑪司羅花：

這不是真的，你知道嗎？這個醫生追了我好幾天，
他剛纔摟着我，我恨不能打死他，飛多夏，至少你相
信我！

飛多夏：

九一

復活

當然我相信你的！

瑪司羅花：

他們這般男人，以為我們這般女人，一求就得，他

那裏知道，我把男人們早都看透啦！

飛多夏：

他們要把我們分開了，那怎麼辦呢？

主任看護：

瑪司羅花，你把這個茶給六號送去吧！只要在醫

院裏，你總還是看護，好啦，你來吧！

第五場

飛多夏

練習生

尼金

飛多夏：

（跑在聖母像前祈禱）

聖母請您不要讓我同格特林離開，假使你不使

我同她離開，我一定會看護他的，禁止她抽烟，禁止

她喝酒，禁止她想男人。

（練習生及尼金上）

練習生：

瑪司羅花沒在這兒嗎？

飛多夏：

（立起）

沒有，她給病人送藥去啦！

練習生：

你找她去吧！這裏有獄中的一個條子。

（飛多夏下；向尼金說）

尼克呂多夫親王在獄中那兒等着您，已經有人去找她啦。

尼金：

你想獄中給我們的這個准許，能够絕對有效嗎？

練習生：

絕對有效！

尼金：

好極了，那我要替我的朋友慶賀的，親王是一個慈善家，他對於犯人非常的關心，尤其是關心這個女犯。

練習生：

（微笑着）

哼！我看他還是不要管她的好！

尼金：

第四幕

爲什麼？

第六場

尼克呂多夫上

尼克呂多夫：

尼金早安！怎麼樣？事辦好啦嗎？

練習生：

您來的好極啦，您所問的那個女犯人，今天是最末一天在這裏了，院中剛纔發出命令，讓她今天晚上就回監獄去了！

尼克呂多夫：

爲什麼叫她回監獄呀？

練習生：

殿下！您知道，她們這種女人，簡直是不可救藥的，

九三

剛纔院長也會親自看見，她同我們這裏的醫生胡鬧。真的，這種女人實在是不值得我們管她，不過要論她的工作，倒是非常的好！別看她的出身，是那麽樣子的壞，可是對於工作上非常的負責，非常的勤謹。所壞的，是她生來的賤性，她們好像不跟男人們胡鬧就不能生活似的，這真奇怪極啦！

尼克呂多夫：

好啦，請你不要說啦，謝謝你。

第七場

尼金

尼克呂多夫

尼克呂多夫：

尼金，你看這段故事，有趣吧，你看我，身為貴族，有

着極賢慧極高貴的小姐，想同她結婚，可是我居然拋棄了密細，拋棄了我的身份，拋棄了我的生活。我想要把我自己整個的供獻給她，可是她在這個時候反同醫生胡鬧，剛纔這個人毫不顧忌的把這事告訴我說的時候，真使我感覺慚愧極了，我以前的希望真是可笑，這樣子的一個靈魂怎麼還能夠改變？！這麼看來，她這幾天的眼淚，她這幾天對於以往生活的懊悔，我這個傻子，還以為是她居然得救，那裏知道這些都是作做的，一種娼妓的作做，所希望的，怎樣由男人身上得到利益，我現在究竟應該怎麼辦？她現在的行為不是已經把我們兩個人的觀點完全隔斷了嗎？

尼金：

我想你假使拋棄了瑪司羅花，那末你所罰的不

是她，而是你，這個事情嚴重得很，我請你好好的考慮一下子。

尼克呂多夫：

怎麼？現在反倒是你來勸我作這個事情，其實說起來，你的話很對，尼金，剛纔使我有這個念頭是驕傲，可恥的驕傲，這個女人作那種事，正是她這幾年的墮落生活，把她造成這種性格，她同醫生胡鬧，這是她的事，與我有什麼相干？我現在的事情，就是要實行我天良所要做的事，不錯，我們是不能够改換別人的靈魂的，我想至少要把他的靈魂，改造好了，她要來了，明天見吧！尼金，明天早晨我到你家裏去辭行，因為我要到保羅那去走一趟，我的兩個姑母死了，死後給我留下許多產業，我現在想把這些產業都發散給窮人，自從這回格蒂沙的事發生以

第四幕

來，我看透了許多的事情，多謝你一切的幫忙，再見吧！

尼金：

再見（下）

第八場

尼克呂多夫

瑪司羅花

瑪司羅花：

（很喜歡的跑近尼克呂多夫。）

噢！是你呀！

尼克呂多夫：

（很淡淡的）

噢！是的，是我！

九五

復活

瑪司羅花：

（要向尼克呂多夫拉手）

（尼克呂多夫拒絕）

尼克呂多夫：

我有一個很不好的消息報告你，你的上告被批駁了。

瑪司羅花：

我早就知道了。

（她坐下，用手抱着頭。）

尼克呂多夫：

你也不用失望，我們還可以去要求特赦！

瑪司羅花：

唔，並不是因為這個！

尼克呂多夫：

那麼，爲什麼呢？

瑪司羅花：

我在你眼光裏已經看出來，你一定在這裏碰見什麼人，他把這裏的事告訴了你。

尼克呂多夫：

這個絲毫沒有關係，你願意怎麼樣作，就怎麼樣作，我是管不着的。好了，我們說別的事情吧，這就是請求特赦的呈文，你在這裏簽個字吧！

瑪司羅花：

簽在什麼地方？

尼克呂多夫：

簽在這裏，怎麼？你看不見嗎？簽在這裏。

瑪司羅花：

我想同你……

尼克呂多夫

你要說什麼？

瑪司羅花：

我不想說什麼！

尼克呂多夫：

（把呈文放在衣袋裏。）

你聽我說，你不要錯想了，關於剛纔醫生的事情，

那是毫無關係的，你知道，無論發生什麼事情，無論

你作出什麼事情，我的決定是永不更改的，我到你

這裏來，是完成我的責任的，你不要相信，我還有什

麼別的情感？！

瑪司羅花：

（站起）

是的，這點我早就知道。

第四幕

尼克呂多夫：

不過我同你所說過的事，我一定要把牠作到底，不論人們把你發送到什麼地方去，我一定會跟去的。

瑪司羅花：

好了，請你不要說了吧！你和我這樣的說話，真是白費你的工夫。

尼克呂多夫：

我但願你的案子會在聖比得堡被人審查，

瑪司羅花：

哼！現在審查不審查，對於我也沒有什麼關係！

尼克呂多夫：

現在，你爲什麼說現在。

瑪司羅花：

九七

復 活

不爲什麼！

尼克呂多夫：

現在的情形是這樣的，這個月的時候，你也許隨着第一批囚犯到西伯利亞去，我一定跟你去，我希望能夠替你的伴侶們服務，不過，在頭兩站也許趕不到，因為我想要回保羅那我們幼年間住的那個小城去看一看，你知道我的兩個姑母死了。

瑪司羅花：

喔！她們死了嗎？

尼克呂多夫：

對了，我明天就到那裏去，可是那個孩子，我們的那個孩子，你還記得……？

瑪司羅花：

我把他埋在公墓了，就在左邊大道裏的第十三

個。

尼克呂多夫：

你想想看，你還缺短什麼東西嗎？

瑪司羅花：

我不用什麼，謝謝！

尼克呂多夫：

那麼好，我們再見吧！

瑪司羅花：

好吧！再見。

尼克呂多夫：

你在離開國以前就沒有什麼事情了嗎？

瑪司羅花：

沒有什麼事情了，喔！有的，我的這個朋友飛多夏同我說，要謝謝你，他就在那兒呢。

尼克呂多夫：

好吧，你叫她來吧！

瑪司羅花：

（走向門前去叫）

飛多夏！飛多夏！

第九場

飛多夏上（跪在尼克呂多夫面前，尼克呂多夫扶她起來。）

尼克呂多夫：

好了，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飛多夏：

格特林到西伯利亞去的時候，我可以不可以同她一齊去呀？我真愛格特林！

第四幕

尼克呂多夫：

好吧，你等我想想看，好吧，再見，你們有什麼事，給我寫信好了。

（下）

第十場

瑪司羅花

飛多夏

（瑪司羅花哭。）

飛多夏：

好了，不要哭了，你們不久就會相見的。

瑪司羅花：

不是爲這個，你知道，他們把醫生的事對他說了，他偏偏就信了，這個使我太難過了。

飛多夏：

你爲什麼不把真情告訴他說呢？

瑪司羅花：

我不敢說，剛纔我想說，可是我沒能夠說出來，因爲我就是說了，恐怕他也未必相信，所以我怕極了，沒敢說。

飛多夏：

你爲什麼這樣怕他他不是說要娶你嗎？

瑪司羅花：

他說是這樣說可是我永遠不能夠答應，永遠不能答應，就是讓我死了，都可以，我怎能嫁他，你知道他是一個王爺，我嫁他豈不是把他一生都葬送了嗎？我以前不願意，因爲我是恨他，可是我不恨他，反而他恨我了！

飛多夏：

你相信他恨你嗎？

瑪司羅花：

是的，他一定恨我，他剛纔說他這樣看我完全是因爲盡責任，其實呢，對於我一個當妓女的，我還是能希望他有什麼別的感情呢？不過我總不肯讓他相信醫生的事，你知道這種痛苦，比我被判徒刑到西伯利亞還痛苦，我的心裏難過極了，可是他不會相信的。

飛多夏：

爲什麼他不相信呢？

瑪司羅花：

因爲他以爲作過我所作過的事的女人是不會改變的。

(看護主任的聲音在外面)

飛多夏來捲綑布啦!

飛多夏:

唷!我還忘了他等着,我去捲綑布呢!

(高聲)

來了!你不要發愁了,好,我就在這個窗戶外面,你教我唱的這個歌,我已經學會了,你來聽我唱給你聽好不好?

瑪司羅花:

你先去吧,你知道這是最寶貴的時候。

飛多夏:

你的寶貴的時候?

瑪司羅花:

對了,就是我能够一個人在這屋裏呆着的時候,

第四幕

在這個時候,我思想,我還拿着我的小盒子玩。

飛多夏:

什麼小盒子?你向來沒有跟我說過嗎?

瑪司羅花:

其實也沒有什麼,這個盒子裏有我兩件東西,沒有關係的東西。

(從架上拿下一個小盒子。)

你知道這裏有一張照像,還有一塊破鏡子,還有一段紅帶子,這就是我的家當了。好吧!你去吧!我很想一個人呆一呆!

(飛多夏下。)

這是照片,這是我從前紮的紅帶子,我那個時候好像把帶子紮在這裏。

(他閉上眼睛。)

復 活

他從後面過來吻我，可是，你的小格蒂沙，並不像你
所說的那麼美。

（她相對鏡子看了一下，又失望的把鏡子放下。）

不對，好像從前不是這樣。

飛多夏：

（在後臺唱。）

1011

格特林，格特林，輕快似飛禽！飛禽請你莫遠行，請
你莫遠行，有心終久能見面，不待來年再結冰。

冰！冰！冰！冰！

瑪司羅花：

（聽的楞了！忽然俯在桌子上痛哭。）

（幕下）

第五幕

西伯利亞囚徒小站，這是一個小村，木房，枯樹，遠方有教堂。

第一場

（克力左夫，囚徒一，囚徒二，瑪利亞慈心女囚，其餘商人囚犯等。）

商人一

買魚呀！五個可貝克一條！

（犯人嘈雜聲。）

商人二

誰買雞蛋，誰買嘎沙，誰買麵包？

第五幕

囚徒一

五個可貝克一條，你這魚都臭了麼？

商人一

臭？那是你自己的手臭！

（大家笑。）

軍官

賣東西的遠着一點囉！

老囚

我真不行了！從通司克到這兒足足走了二十個

鐘頭，我真不成了。

老女囚

復活

(升火。)

我們要在這兒憩一宵呢，你靠着火睡一會吧！

徒囚：三

對了，明天下午纔能到大站，老先生養養精神吧！

明天早晨好走路。

中年女囚：

(從木房裏出來，去倒水，向裏面說。)

你趁着煖火把你的虱子捉一捉吧，你可真把人

憐死了。

瑪利亞慈心女囚：

你蓋好了吧，至少今天的復活節，我們要大家一

同過去的。

西夢松：

復活節同別的日子又有什麼分別……耶穌復

一〇四

活，是的，他對於神父們是復活了，可是我們是一天比一天死得利害！

(抽烟)

瑪利亞慈心女囚：

(向徒囚三說。)

我怕他過不了今天了。

徒囚：三

可憐的朋友！西伯利亞的雪真利害呀！

瑪利亞慈心女囚：

你來幫我，把這個火弄旺一點吧！

徒囚：一

嘿！你來看這上面有字，你是認識字的，你念給我

們聽一聽！

徒囚：二

「一千八百十八年八月十七日我同一隊被捕的革命黨徒經過此地，皇軍在這個地方砍斷了我一隻手，請同志們努力替我們復仇。」

徒囚：三

有名字麼？

徒囚：二

百樂金！

老囚：

不錯，我聽說過這個人，他是一個有名的義勇軍的首領，他寫這個，一定是要叫我們不要忘了我們的恥辱。

克利左夫：

瑪利亞！你看是不是！你們不必自己覺得可憐……

……這條路上已經有過多少偉大的犧牲……他們

第五幕

不是已經把我們的道路指明白了麼？

（咳嗽。）

瑪利亞：

（微笑。）

是的，我向來沒有可憐過我自己，因為比我們還痛苦的人多着呢？他們是要我們去安慰他們的。

克利左夫：

瑪利亞，你真好！

西夢松：

好什麼？做好事能够心身安靜，這不過是一種運動，一種衛生，好什麼？

瑪利亞：

西夢松的話，雖然是可笑，可也是真的呀！

西夢松：

105

復活

什麼真理不真理的，誰真懂得真理呀！

(下)

第二場

瑪司羅花：

(抱小女孩上，小女孩哭。)

好啦！不要哭啦吧！

小女孩：

我要我爸爸！

瑪利亞：

這是誰的小孩呀？

瑪司羅花：

這是一個政治犯的孩子，他已經從莫斯科把她
抱到這兒啦……可是新來的軍官忽然不許他帶

10*

孩子啦……我也沒看清是爲什麼，我只看見她的
父親打的一臉都是血……孩子，駭得滾在地下哭
……我就同軍官說了許多好話，他纔肯讓我把這
孩子帶到我們這一隊來……

(向孩子說。)

不要怕！一會兒，你爸爸就來了！

瑪利亞：

咳！可憐！

(把瑪司羅花拉在一旁。)

你真好！你來！你聽我說，我有一件事很對你不起，

我要求你原諒……把手給我！

(拉手。)

(孩子，跑走了。)

瑪司羅花，你知道在起初，我很討厭你，並且很輕

視你……其實我們這班革命黨，死都不怕，還怕什麼人雜不人雜？！可是他們把你派在我們這一隊裏，我總覺得心裏不好過，因為窮人我不嫌，對於賣自己身體的女人，我總是看不起，不過你居然也是那麼純真可愛，我以前對於你的態度實在是錯了。請你原諒，無論你作過什麼事，你究竟還是一個勇敢的女子，你可以吻我麼？

瑪司羅花：

（吻他。）

瑪利亞，您真慈悲……我真喜歡你們諸位……你們待人太好了……

克利左夫：

瑪司羅花，你看錯了，我待人一點也不好，你知道我想要做的事麼？你別看我快死了，沒有用了！我恨

第五幕

不能飛在天上用炸彈把城市的人都像臭蟲似的打死他們……

瑪利亞：

你憩一憩吧，克利左夫！

克利左夫：

殺！殺！對了，這纔是真正的辦法，因為……

瑪利亞：

他吐血了，你去找一點雪來吧！

瑪司羅花：

（拿出一瓶藥水來給他喝。）

你喝一點這個吧！

克利左夫：

是什麼？

瑪司羅花：

復活

是一點糖水！

克利左夫：

朋友們，我想今天的復活節，你們要過的不痛快了。

徒囚：

你來吃一點雪吧！

小女孩：

（回來。）

你看我這有糖還有雞蛋！

瑪司羅花：

是誰給你的？

小女孩：

（指由路上過的西夢松。）

是他！

瑪利亞：

西夢松你來！

第三場

西夢松，後上軍官。

西夢松：

瑪司羅花，晚安！

瑪司羅花：

晚安！

（握手。）

西夢松：

克利左夫，你怎麼啦？不大好麼？

（看小孩。）

這孩子真可憐，我給她買了一點糖，……剛纔人們

同我說……。

徒囚二

對了，你瞧就是這個軍官做的事！

西夢松：

好！讓他過來，你們不要做聲……。

（靜，軍官上。）

軍長你的事做錯了！

軍官：

是誰說話？

西夢松：

（走上前。）

是我！

軍官：

啊！是你呀！我一猜就是你……我告訴你，少管閑

第五幕

事！一半天我叫你認識認識我！

西夢松：

什麼閑事不閑事？你的事情做錯了，我就要告訴你，你明白麼？

軍官：

你這個匪徒！你是要鼓動造反是不是？你的小嘴倒挺會說話……他們大家夥也挺捧你，是不是……你簡直要在這兒做皇帝麼？

瑪利亞：

我們大家都很欽佩他，因為他值得使人欽佩。

軍官：

你們到什麼地方都想革命是不是？不定那一天招急了我，我就把你們都像一羣狗似的宰了你們，哼！這羣野獸。

復活

(下。)

徒囚：一

西夢松，真痛快！

徒囚：二

西夢松，你不該這樣！你看他一定要報復了。

西夢松：

管他呢！

(下。)

克利左夫：

我真高興，真把他氣壞了！

瑪利亞：

西夢松這個人太好了！你看他爲人民謀幸福，反倒上這兒來受這麼大的罪，我們這裏大家喜歡他！

瑪司羅花：

一一〇

是的，他真是一個奇人！

瑪利亞：

(笑。)

他還是你的愛人！

瑪司羅花：

你笑什麼，瑪利亞？

瑪利亞：

我說他是愛你的人，大家都看出來了！

瑪司羅花：

他向來沒有同我說過呀！

瑪利亞：

說不說，沒關係，你看他一見了你，就坐立不安的，如同一個小孩子一樣，那他不是愛你是什麼？我看見從我們從莫斯科動身起，他就愛你了，你不能說

你一點沒有看出來吧！

瑪司羅花：

我不知道，只有一次我感覺到他在看我，他的眼光非常銳利，也非常慈祥……有時他很高聲的說許多話故意叫我聽……可是我那裏有功夫聽……我的工作是很多的，再說……

（瑪司羅花掃地。）

瑪利亞：

再說常來看你的親王也不容你聽是不是？怎麼今天還沒有看見他來呀，尼克呂多夫親王，瑪司羅花，你聽我說，親王要娶你是因為要彌補他的過錯，這固然是一種偉大精神的表現，可是西夢松愛你完全出於天真，他知道你的出身，他知道你的過去，可是他還愛你，因為他愛的只是你的本身……

第五幕

（後面喊聲。）

徒囚：一

什麼事？什麼事？

西夢松：

是誰這樣喊？

囚徒大家：

不知道，看不見！

徒囚：二

（站在一塊石頭上。）

是一個大兵在用鞭子打一個囚徒，一定是那個軍

官在那裏報仇！

克利左夫：

在誰身上報仇哇？

老囚：

復活

你看是不是？他說得到，做得到！

瑪司羅花：

（停止了掃地。）

西夢松：

（走近她。）

怎麼？瑪司羅花，你不工作了嗎？

瑪司羅花：

我沒有心腸工作，這種聲音使我難過！

西夢松：

我同你正相反，這種聲音使我很好過，因為牠可以把我的靈魂叫醒，不叫牠忘記，對了，喊哪！喊哪！讓我好好的記一記，啊！瑪司羅花，你知道四年後我就可以自由了，到那個時候……

瑪司羅花：

一一一

到那個時候？

西夢松：

到那個時候，我可以做許多驚人的事，給痛苦的人類們出一口怨氣，瑪司羅花，你的苦也受得不少，是不是……自從你一到我們的隊裏我就感覺到……四年後我可以自由啦！你或者也能够得到特赦了……到那個時候，你願不願意同我一起去安慰那班苦人。以我們受苦的經驗！我想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績……那麼真是一個美的生活……我們可以……

瑪司羅花：

你聽他不喊了。

西夢松：

是的，一定已經打得半死了，扔在一邊了。

瑪司羅花：

你剛纔說……？

西夢松：

我？我說什麼呀？瑪司羅花，剛纔那些話是因爲有

那個人的呼聲幫助我，現在我不能說了，好！我給克

利左夫找一點劈柴去，你哪？

瑪司羅花：

我把克利左夫的氈子去烤一烤。

徒囚：三

真可憐！

徒囚：二

我非告訴尼克呂多夫親王不可。

徒囚：一

你真幼稚得可笑！

第五幕

瑪利亞：

他還沒有到呢！

徒囚：二

來了，我看見他在那裏抽着烟同兩個軍官說話

呢！

瑪利亞：

這位王爺真有意思，我想他這個旅行一定得了

不少有趣的材料。

中年女囚：

瑪司羅花，你的親王來了，嘿！嚇越來越漂亮了。

瑪利亞：

你不要挖苦她，她心裏比我們那一個都難過，你

知道嗎？

第四場

軍長：

（尼克呂多夫與軍官長上。）

雪是住了，月色很好，您賞給我一個火把！謝謝！謝

謝！您這位黑頭髮的姑娘是真不錯！

尼克呂多夫：

（向克利左夫。）

你的身體怎麼樣？

克利左夫：

謝謝！還好！怎麼長久沒有看見您了？

尼克呂多夫：

是在前站有一點事情耽誤住了。

克利左夫：

您是找瑪司羅花麼？她在那兒哪！

尼克呂多夫：

是的，我看見了。

克利左夫：

她真肯工作，總是她替我們整理衣服，她現在又

在那兒給我收拾東西呢！

瑪司羅花：

（高聲喊。）

西夢松，氈子乾了沒有哇？

西夢松：

快乾了！

克利左夫：

只有一件東西她給我們解除不了，就是臭蟲，哎

呀！咬得人真難受！

尼克呂多夫：

格特林，晚安！

瑪司羅花：

晚安！

尼克呂多夫：

你在這裏作工啊？

瑪司羅花：

對了，這不是我原來的職業嗎？

（高聲。）

克利左夫該到屋裏去了！

克利左夫：

我不想去！

瑪司羅花：

你來吧！外面太冷了。

尼克呂多夫：

對了，克利左夫，你去吧！

第五幕

克利左夫：

（瑪司羅花同瑪利亞幫助他起。）

咳！可憐的復活節！可憐的復活節！

（同下。）

（遠處有歌聲。）

軍長：

親王你聽，這裏雖荒涼，但是還有些詩意。

尼克呂多夫：

對了，故鄉的詩意！

軍長：

真是能够跟您談談好極了，簡直在我們這可惡的西伯利亞，遇不見一個上等社會的人，他們大家總以為我們做軍人的都是粗人，豈不知我們軍人裏也有很文雅的，怎麼樣，您喝一點酒吧！可惜我沒

一一五

復 活

孟子，哈哈……

(喝酒。)

殿下所關照的這個女犯人倒真不錯呀！

尼克呂多夫：

這是個可憐的女子，她冤枉得很。

軍長：

我說殿下，您要想玩，等咱們到嘎桑的時候，我可以帶您到一個地方去看一看，那兒的姑娘真好，有一個簡直活賽一位公主……

西夢松：

我想同您說兩句話，您可以有一忽兒工夫嗎？

尼克呂多夫：

有工夫！有工夫！

西夢松：

一一六

我想單獨同您談一談！

尼克呂多夫：

(轉向軍長。)

對不起的很，我同這位有兩句特別的話說。

軍長：

好的，當然可以的，我們回頭見！

(下)

第五場

西夢松

尼克呂多夫

尼克呂多夫：

這輩混蛋，真沒法子叫他們走開，好！你有什麼話請說吧！

西夢松：

這就是我要同您說的事情：我知道您同格特林瑪司羅花的關係，所以我想把我同她的關係說一下。

尼克呂多夫：

（發驚。）

你這是什麼意思？

西夢松：

我愛格特林，瑪司羅花，所以我想跟她結婚。

尼克呂多夫：

啊！

西夢松：

是的，我是已經決定了，去問她是否能作我的妻子，按規矩，我們是能够在這裏結婚，過四年我就有

第五幕

自由了，我自信很能够給她一個快樂的家庭，我很想就去問她！

尼克呂多夫：

你這個同我說沒有用，你本來應該去問她。

西夢松：

自然嘍！不過我知道她一定不會回答我，假使沒

有您的允許……

尼克呂多夫：

爲什麼呢？

西夢松：

第一先是她不敢，第二她看待您如同看待一個神仙，要沒有您的允許，她一定不會回答的。

尼克呂多夫：

不回答，她對於我也是不回答，我現在盡力的使

一一七

她的生活安適，可是我不能強迫着她作任何的事情，我固然在天良上，在責任上已經自認是不自由的了，可是她，她總是還有她的自由。

（拋掉他的烟。）

西夢松：

格特林同我說過，她決不願意嫁你，我知道她這個絕斷決不會搖動的。

尼克呂多夫：

那麼你給我談這個話，又有什麼用處呢？好，我們就說到這裏為止吧！

（想走。）

西夢松：

不要走，您明白，你必須承認從今以後再不管她了，我們的事情纔能成功！

尼克呂多夫：

你說什麼？我怎麼能夠承認這種事情，管她，我認爲是我的責任，我所能替你作的，祇是同她說，我剛纔同你說的話：就是說，我不是自由的，而她是自由的，你可以把她找來，我可以當面向她說。

西夢松：

好吧！對不起的很，我的話說的很粗魯，因爲我們不是同等的人，我祇是一個游民，雖然我們的階級不同，可是有一件事要你知道的就是我不恨你。

尼克呂多夫：

哈哈，謝謝你，您太可愛了！

西夢松：

是的，我不恨你，而且還可以說我很敬重你，因爲普通在你們的社會中，能夠作你現在所作的事的

人，實在太少了，至於格特林……您不要攔阻我，我一定要把這話同您說一說，您不要相信我對她是一種普通的戀愛，不是的，我愛她，你明白嗎？就看我的妹妹，愛一個好朋友，一個受過很多的苦痛的好朋友，我只想安慰她，我並不希望得她的什麼，只要我能够幫她的忙，使她的生活稍微得到安樂，我的願望就已經够了，假使她答應我，而她得不到特赦，那末，我也請求把我分發在她所去的地方，我總靠近她生活，也許這樣能够使她減少一種痛苦，這是我無論如何要作到的。

（擦眼淚。）

對不起的很，我有二十年沒有哭了。

尼克呂多夫：

你叫我有什麼話說，我真替她高興，能够得到像

第五幕

你這樣的一個朋友。

西夢松：

謝謝你說這個話，不過我心裏怕得很，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使她得到幸福，不過我想要盡力作去，也不會有什麼不可能的，謝謝你，我這就找她去，把我們所說的話，都告訴她！

尼克呂多夫：

請你同她說，我在這裏等她，我要自己問一問她，看她是怎麼樣的回答，我再定規我的行動。

（西夢松下。）

第六場

（軍長同鄉人上。）

軍長：

一一九

殿下，您同這個人的話說完了嗎？您的車夫打發
這個鄉人到這裏來了，說有一點東西要分給您。

鄉人：

是的，王爺，這有您一封信，您的車夫說您跟他說
過，要有這樣徽章的信，就立刻打發人送來，他自己
離不開那裏，所以就打發我來了。

尼克呂多夫：

啊，好極了，這封信來的真是時候，這是皇帝陛下
文官處來的信，啊，好極了，瑪司羅花得到特赦啦！

軍長：

這真是一件可喜的事，我想我們那邊今天也會
得到上諭的。

尼克呂多夫：

目的是達到了，偏偏又發生了方纒的那件事，你

知道她想同她的難友西夢松結婚，她就要來了，我
想要親自告訴她特赦的消息，你可以回軍部去看
一看上諭到了沒有？

軍長：

好！我就去！

尼克呂多夫：

那麼我們回頭見！

第七場

尼克呂多夫，後上瑪司羅花。

尼克呂多夫：

神祕，難道說這就是愛同希望的報應嗎？我的勉
勵沒想到得到今天的結果，幼稚與虛假的迷夢，我
以為聽了天良的話是不錯的，照着天良的話是有

效的，其實我是錯了！好吧！客廳裏的貴公子，你不必再追求什麼理想，事實的真像可以使你明白了，這種憐憫的顫躍，我以為你給我打開了一條光明的道路使我發見了另外的世界，那裏知道你是無用的，你使我得到的只是懊悔，只是頹喪。

（瑪司羅花上。）

瑪司羅花：

您找我有話說麼？

尼克呂多夫：

是的，我接到了這封信，你已經得到了特赦了，我們總算是已經達到了目的，你就要自由了，同時西夢松方纔同我說，他愛你，他想同你結婚，假使你允許的話，這末說你有兩條道了，第一條就是我同你來時對你所提的辦法，現在我們可以實行了，第二

第五幕

就是西夢松的辦法，我現在極正式的極忠誠的再向你重說一次，我的志願我極誠正的把我的生命獻給你，憑你選擇好啦！

瑪司羅花：

我願意嫁給西夢松！

尼克呂多夫：

爲什麼？

瑪司羅花：

因爲我愛他！

尼克呂多夫：

啊！

（靜默。）

好吧！這麼說，我的使命算告一段落了，好，明天，我就回去，我祝你快樂！

一一一

瑪司羅花：

(戰抖)

謝謝，你這幾個月以來，待我是那麼的好，那麼……

尼克呂多夫：

好了，不必說了，我們永別了。

瑪司羅花：

(低首要走)

尼克呂多夫：

格特林，你回來，你看我，你不愛我嗎？

瑪司羅花：

(注視着他)

我不愛你！

尼克呂多夫：

(注視着她)

真的嗎？

瑪司羅花：

(大哭倒在椅子上)

是的，我愛你，剛纔所說的都是假話，我並不愛西
夢松，這不是真的，我真愛的是你，我的帝米梯，我真
忍不住了，我太難過了。

尼克呂多夫：

格特林！

瑪司羅花：

你要知道我愛你是超過一切，我恨不能把我的
生命都交給你，我以為最大的快樂莫如變成了一
個小狗，靠近了你生活，當你那天到監獄來的時候，
我真恨你，因為這個時候我已竟把往事忘了。所以
看見你的時候，我恨不能把你殺了！可是以後漸漸

的，我又想起你來了，我因為愛你，所以一切都服從你，烟我也不抽了，酒我也不喝了，好像我覺得你不願意那樣似的，至於醫院的那件事，那不是真的，你知道，那不是真的，我痛苦極了，就是啦！我本打算對你說，可是把這樣一個冤屈逼在心裏，實在是一件苦事，我要不說，你也許終身相信我是那樣的一個人，帝米梯，你現在不信了是不是？

尼克呂多夫：

格蒂沙，在你的眼光中我看出了忠誠，我真喜歡極了，那麼說，你所說的話，全是真的。

瑪司羅花：

對了，既然現在你都知道了，你可以走了！

尼克呂多夫：

什麼？走這是什麼意思？

第五幕

瑪司羅花：

你看我，帝米梯，你可以看我的眼睛，這種事在我只是說了叫你知道就是了，我決不答應叫你娶我，並且我決不答應從此再看見我了，這是我定不移的一個決斷，既是死，我也要作到，因為嫁你這是一件醜事，比我已往所作的事都醜，因為假使我答應了，豈不是犧牲了你？而你這幾月來的苦心不都是白費了嗎！天主！我發誓！我決不能夠承認。

尼克呂多夫：

你這話使我痛苦極了，同時也使我喜歡極了，你這個偉大的犧牲，證明了我的目的達到了，復活了，你是復活了，現在無論再有什麼事，無論你怎樣作，你再也不會墮落了，對了，被你拒絕正是我應該喜悅的，因為你是被救了，好，從此以往的事，我們抹掉

了吧！我們可以放心大膽的去作一個新生活了，可是這個新生活必須我倆去作了。

瑪司羅花：

不能，不能，帝米梯，你還是需要生活，現在不是什麼夢想了，我是自由了，我要作實際的事，我決不能叫你作成這樣一個瘋狂的事，連累了你一生，你曾經關照勸導我，帝米梯，你所作的已經够了，對我已經沒有什麼責任，其餘的事，你就不要管了。

尼克呂多夫：

這麼說，你要把我趕出你的生活以外，我要容許你嫁一個你所不愛的人，將來你要怎麼樣呢？

瑪司羅花：

你放心，西夢松是一個仁人義士，我還能希望什麼更好的呢！我們可以去作工，或者可以贖回我以

前的罪，也許我變成一個有用的人好啦！你可以放心，你去吧！

尼克呂多夫：

（過去要撲她。）

格特林！格特林！

（忽聽鐘響。）

瑪司羅花：

你聽，鐘響了，同從前一樣，這又是復活節了，

尼克呂多夫：

是的，復活節，同從前一樣，我又感覺到你的心在跳，你的心在愛我，咳！這是多麼遠的事呀！

瑪司羅花：

這又是多麼近的事情啊！

尼克呂多夫：

對了，真像我從前吻你的那天晚上，你記得你從教堂往回走。格蒂沙！

瑪司羅花：

帝米梯，你還記得這天晚上我許的願嗎？

尼克呂多夫：

真的，我們的海誓山盟都到那去了？

瑪司羅花：

你還記得嗎？那個時候，蘋果樹已經開花，河裏的碎冰在月光下流動着響，你再聽這些歌聲，帝米梯，我親愛的，這是耶穌復活節，耶穌復活了。

尼克呂多夫：

（要吻她的嘴，可是她遞給她的頭，他就很長的吻着她的頭髮。）

耶穌復活了！

第五幕

瑪司羅花：

（忽然推開他。）

好了，我幸福極了，這個幸福够我一輩子享受的了，永別吧！帝米梯，你走吧！

尼克呂多夫：

這太使我難堪了，不能夠，不要走，你聽我說。

瑪司羅花：

我不要聽你說，你走吧！你回到祖國去吧！假使你再來，我一定不見你，我看你還是立刻就走的好，要等到明天也許我們倆都沒有力氣分別了，今天正是一個偉大的日子，帝米梯，你走吧！謝謝你的一切。

尼克呂多夫：

格蒂沙，你不要說謝，因為你給與我的或是比我給與你的還多，在我伏下身來看，我在你心上所作

的傷痕的時候，我明白了人類，我明白了人生，現在我恨不能治愈了人類所有的痛苦，世上沒有別的歡樂，痛苦，德行，罪惡，一切一切都爲的是愛，不過世人看不透就是了，格蒂沙，是我應該謝你，因爲是你使我明白了人生。

瑪司羅花：

但願天主給你降福。

（衆囚徒——出來祈禱時，神父來了。）

尼克呂多夫：

這是怎麼回事呀？

瑪司羅花：

這是神父，過來給犯人降福來了，有信心的都跪下。

尼克呂多夫：

格蒂沙，你說的有理，我們就在這個盛禮中離別了吧，這個別離的痛苦會給我們產生一個新生命，我們不要哭，你就同這般可憐人向天主祈禱吧！請你多珍重，你是被救了。

衆囚徒：

神父來了，跪下吧，耶穌復活了。

尼克呂多夫：

你不要送我，你同他們混合在一起，在我走的時候你不要回頭，我走了，你千萬不要看，我們永別了，我的小格蒂沙。

瑪司羅花：

帝米梯，永別了。

（跪在臺前兩眼含着淚喊。）

耶穌復活了！耶穌復活了！

842
—
1,000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

(82802)

復活一冊

La Résurrection

每冊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Henry Bataille

譯述者 陳綿

編輯者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董事會編譯委員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二七二五

詳

(本書校對者 沈鴻俊 錢兆麟 葉安定) 復

